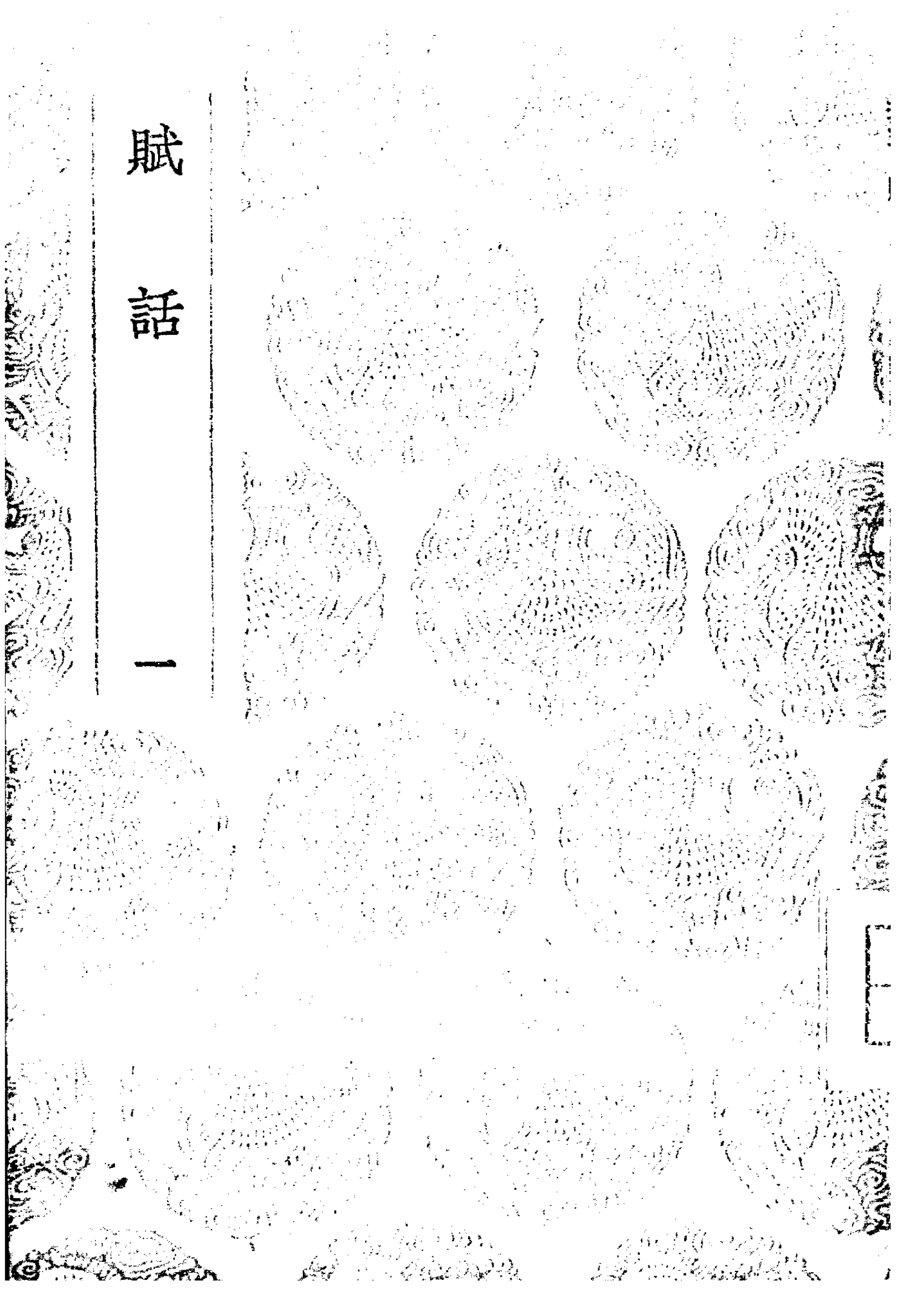


賦
話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話 賦

(一)



3 0646 3951 5

撰 元 翻 李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賦
話

083
114
2:2622

賦話序

古有詩話、詞話、四六話、而無賦話。徐鉉之集唐宋律賦爲賦苑二百卷。李魯之賦選五卷。楊勗之典麗賦六十四卷。唐仲友之後典麗賦四十卷。馬侑之賦門魚鑰五卷。搜輯則該博矣。決擇則精粹矣。然祇帖括之津梁。而非作賦之法門也。故雖體物瀏亮。爲士人佔畢之具。而其中有縑奧焉。尙隱而未發也。故亦不可以賦話名。予視學粵東。經藝之外。與諸生講論。尤津津於聲律之學。凡歲試月課之餘。有兼工賦者。莫不擊節歎賞。引而啓迪之。而苦未有指南之車也。因子敵篋中。見杭郡湯稼堂前輩刻有律賦衡裁一書。頗先得我心。爰出予少時芸窗所藝習者。並列案頭。以日與諸生相指示。時用紙條摘錄其最典麗者。各數聯。以教之。使知法。而又間以稼堂所評隲者。拈出之。以定其歸。庶幾乎溯流窮源。不至斷港絕潢。而悉如百川之至于海也。新舊所得漸多。因彙爲一集。名曰賦話。付諸梓。以示諸生。使諸生一一披閱而尋味之。亦足以代予之諄諄面訓也乎。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又六月。巴西李調元書於連州試院。

1150532

賦話卷一

新話一

論詩有摘句之圖。選賦亦有斷章之義。蓋一篇之中。玉石雜揉。棄置則菁英可惜。甄采則瑕瑜不掇。礫塞稂。略存去取。爰做殷璠高仲武之例。撮其佳語。悉屬妍辭。亦文囿漁獵之資。藝苑笙簧之佐云爾。

賦用八字韻脚原始。見於能改齋漫錄云。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浮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鑑所記文體旨要。

楊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開隋唐之先。燭古變為律。子山實開其先。

古變為律。兆於吳均。沈約諸人。庾子山信衍為長篇。益加工整。如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及小園賦。皆律賦之所自出。

清 巴西李調元

兩賢



周庾信小園賦。故國舊都之感。倦倦于懷。不似沈隱侯賦郊居。盛誇其亭榭之美。游賞之適。頓忘爲家令時也。江搃持脩心賦。悔心忽動。有託而逃禪。亦可閔惜。但子山以出使見羈。搃持以生降委贄。故詞旨之隱顯不同。而人品亦于此判矣。

東漢張衡天象賦云。雙三夾斗。兩乙賓門。雙三。秦階六符也。兩乙。天乙大乙也。又云。畢露雲油。箕躔吹發。樞降軒而繞電。景瑞堯而麗月。撰句工麗。是六朝人語。通篇文氣平順。不似東漢人手筆。且用般堪識。曹公李邵知漢使二事。其爲僞託無疑。

宋謝莊赤鸚鵡賦云。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暈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棲圃。曄若天桃。被玉園。希逸此賦。袁太尉所見。而閣筆者。屬對工整。應是律賦先聲。

齊王儉靈丘竹賦云。翠葉與飛雲爭采。貞柯與層冰競鮮。庾蘭成落花芝蓋一聯。句法實防於此。

梁吳均八公山賦云。桂皎月而常團。雲望空而自布。又文星亂石。藻日流階。章句益工。而氣味漸薄。初唐人沿襲此種。遂一變而有律賦。其去魏晉遠矣。

陳張正見石賦。如魚躍湘鄉之水。鴈浮平固之湖。墮山鵠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通章無句不對。實開律賦之先。

梁沈約郊居賦云。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簡文帝晚春賦云。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鍊字新雋。是永明以後風氣。去魏晉已遠。唐王勃春思賦云。葉抱露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李白劍閣賦云。雲

愁秦而暝色。鴻別燕兮秋聲。皆李鏐所謂風雲月露爭一字之巧者。後來尖穎一派。從此脫胎。

梁沈約高松賦云。經千霜而得拱。仰百尺而方枝。得字方字。清勁有力。可爲琢句之法。謝辛暉王仲寶俱有和竟陵王高松賦。而此篇有平臺北園及鄒枚之客等語。想亦同時應教所作。竟陵王齊武帝之子蕭子良也。

鄴中小賦。古意尙存。齊梁人効之。琢句愈秀。結字愈新。而去古亦愈遠。錄休文桐賦。喧密葉于鳳晨。宿高枝于鸞暮。卽古變爲律之漸矣。

唐初進士試于考功。尤重帖經試策。亦有易以箴論表贊。而不試詩賦之時。專攻律賦者尙少。大歷貞元之際。風氣漸開。至大和八年。雜文專用詩賦。而專門名家之學。樊然競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時名。蔣防謝觀。如騁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爲宗。其旁騖別趨。元白爲公。下逮周繇徐寅輩。刻酷鍛鍊。真氣盡漓。而國祚亦移矣。抽其芬芳。振其金石。亦律體之正宗。詞場之鴻寶也。

唐太宗小山賦云。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纔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鸞。半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峰明。小池賦云。牽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沉。湧菱花於岸腹。劈蓮影於波心。減微涓而已淺。足一滴而還深。渲染小字。工妙乃爾。可見才大者心必細。

唐太宗鳳賦。有一威鳳。懋翮朝陽。景遊紫霧。夕飲元霜。出題最爲清矯。

張說奉和聖制喜雨賦云。天文則雲漢昭回。天澤則江河滂霈。取材宏贍。而以沉鬱之氣行之。較之刻琢。

字句者。真有霄壤之別矣。故能雄視一代。蔚爲詞宗。

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云。奪五雲長風未散。泣百花微雨新洗。設色濃至。琢句新穎。氣味亦雅近六朝。

初唐人儷語尙帶沉鬱古拙之氣。高陽繆公許敬宗麥秋賦。如扇漸秀于梅風。潤岐苗于穀雨。疇中氣爽。壘際風清。獨字字貼妥。恬雅近人。而掖庭山賦更爲應制之極則。而其爲人心術之傾險如此。乃知千古小人未有不能作軟語者。詞章固不足以定人品。

初唐四子詞賦。多間以七字句。氣調極近齊梁。不獨詩歌爲然也。而王勃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如序所云。金石千聲。雲霞萬色。莊雅濃麗。遂爲館閣諸公所。捨擗剩腹。殘膏沾句者不少。

唐楊炯浮漚賦云。雨密稠生風牽亂上八字。賦物之妙。工細入微。沈休文所謂指物程形。無假於題署上者也。

唐陶舉花萼樓賦云。叶聰明于六聖。敦孝友于四遐。陸親親以相及。樂鞞鞞以同華。漢后龍宮。建邸園之水樹。梁王雁沼。通禁掖之烟花。明皇卽潛邸建樓。爲與諸王宴集之所。諸作無一語及此。而侈陳賜酺觀燈等事。便失本旨。唯此數語得之。趙自勵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云。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縮。八月五日。明皇千秋節也。太陽二語。妙能映合本題。

唐蕭穎士聽早蟬賦云。爾雅辨其名體。詩人咏夫章句。味編本草之錄。聲徹上林之賦。歌邨宰之化。偶范

綏而見稱。飾趙王之冠。與貂尾而胥附。莊篇載狗僕之志。孔氏感螳螂之捕。疏蟬事以成文。猶是初唐風氣。後來名手校練益精。題有聽字早字。必須從此着筆。捨擗故實。已落第二義矣。

唐無名氏仁壽鏡賦云。化自天鈞。資非鎔造。亭午光射。靈朝曙早。光能照乘。不遺罔象之珠。迹在幽巖。爲啓螭峒之道。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茲篇實賦此事。非陸士衡傳中所云仁壽殿前銅鏡也。

唐崔損鳳鳴朝陽賦云。旁應元律。調十二管於四時。上凌紫烟。擊九萬里而一息。案崔譔莊子音義。鵬朋皆古鳳字。對語本此。非借鵬以擬鳳也。徐海海上生明月賦云。希逸之賦。可稱界於斜漢。辛暉之詩。有作映彼清淮。關合海上。屬對頗工。但月映清淮流。是何仲言詩中語。而曰辛暉誤矣。錢起象環賦云。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於韋弦而戒事。日月句雅切孔子。下句亦未免淡泊。

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繭拙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唐錢起尺波賦云。流脉中移。類螭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謝觀初雷啓蟄賦云。似桴鼓之纒終。戈鏡熠熠。如擊石之止後。鳥獸翳翳。柳喜日浴咸池賦云。紅光下射。疑萍實之欲沈。赤氣上浮。訝林雲之不息。白行簡五色露賦云。花禽拂着。宛如陳寶之鷄。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士。薛逢天上種白榆賦云。或全或缺。陋蟾桂於月中。莫往莫來。鄙蟠桃於海上。鄭宗哲溫洛賦云。霽日初懸。似陽燧之藏輕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王棨迴鴈峰賦云。亦猶鸛鶴。踰清濟以無因。

何異鷓鴣渡澄江而不得夢爲魚賦云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今日方知証佐典切比擬精工凡此數聯猶不失比興之遺意

唐李鐸密雨如散絲賦云原夫清畢啓陰夕陽向暮散輕霞以成綺蟲予雲而似布於是霖霖郊野霏微草樹蔽重霄之藹藹猶委緒風映遠岫之濛濛乍迷穀霧從旁渲染映帶極工其正寫處云織婦停梭似曳乃輕之緒舟人罷釣疑牽或躍之魚絕而復尋等蛛網而共挂垂之如墜連雪絮以輕飛極力形容非不巧合但刻劃傷雅便入纖小家數矣

唐劉禹錫秋聲賦云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化熟爲生意味雋永宋汪應時歷象賦云戒黃人兮守日頽青女兮爲霜吐屬頗似賓客而儷語更工唐王泠然止水賦云浮芥則敖吏措杯種瓜則幽人抱甕李子卿聚雪爲小山賦云峽裏則秋月長懸封中則曉雲猶白句法原本子山命意遣詞咸有深秀之致

唐元稹善歌如貫珠賦云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霄貫五星以一氣合與同五與一所謂當句對也奉制試樂爲御賦云蟠乎地而極乎天周流既超於馬力發乎邇而應乎遠馳聲亦倍于鸞和爽健之句此調亦創自微之後來永叔諸公專敦此種唐白居易射中正鵠賦云正其色温如洒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此數語乃自道其行文之樂也敢諫鼓賦云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取材經籍撰句絕工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者。高郢獻凱樂賦云。播師律于六律。寰海用寧。揚軍聲于五聲。華夷知勸。措語典重。亦欲競爽香山。

唐人試賦。極重破題。白居易性習相遠。近賦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逢吉。大奇之。爲寫二十餘本。韋豸畫狗馬難爲功賦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吳學士融方構是題。見之。遂焚所著。其價重一時如此。迄今觀之。亦不過疏解明晰耳。陳佑平權衡賦起句云。俾民不迷。茲器維則。八字典重。而渾成。殆欲與日華天鑒之句並驅中原矣。

唐高郢狗僂丈人承蜩賦云。期于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曾不子遺。殊慕鴻之弋者。無名氏垓下楚歌賦云。兩雄較武。焉知劉氏昌乎。四面聞歌。是何楚人多也。一點一拂。搖曳有神。皆因韻限虛字而然。非故作折腰齟齬之態也。宋范仲淹鑄劍戟爲農器賦云。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鋌基。有以多爲貴者。以子對經。銖兩悉稱。流麗之至。倍見莊嚴。押虛字者。此歎觀止矣。

唐陸贄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云。彼搏空之逸翰。尙無所遠。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裴度二驅賦云。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贄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言外指點。煞有關係。真是救時宰相語。宋李綱有文事必有武備賦云。夾谷之會。眞儒相事。謂敵國素稱乎多詐。而上策莫善于自治。又云。德以服人。義存禦侮。有所濟者以威之。克愛無能達者以仁而不武。借題發揮。語語切中時病。凡此皆所謂言之有物者。唐李紳寒松賦云。濯影後凋。一千年而作蓋。流形入夢。十八歲而爲公。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公

垂立朝。蓋不肯苟隨流俗者。觀其與韓吏部爭臺參事可知。庶幾不負斯語矣。李德裕瑞橘賦云。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四語工妙。秋色句尤佳。然垂老投荒。抑亦機動于此。

唐王起元日上公獻壽賦云。拱北辰之尊。不異乎台居列宿。獻南山之壽。更聞乎岳視三公。賈餗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云。是薦是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措語莊雅而典切。謝觀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賦云。出禁署而螢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門。亦秀句也。無名氏千畝望幸賦云。是宜率諸侯大夫以行乎周禮。不可使四年正月獨稱于晉時。對法矯變。善于運古。固是間道奇兵。

唐王起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云。卉服雲集。旃裘風趨。駿奔而無遠不到。麋至而實繁有徒。李程太常釋奠觀古樂賦云。朱絃徐泛。覺虞舜之風薰。玉戚載持。想周武之山立。周鍼同人于野。賦云。情田波注。將符若水之時。德宇馨香。用法如蘭之道。謝觀以賢爲寶賦云。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舜有獬行。賦云。行葉揚芳。言蘭芬馥。取鎔經語。未嘗不錯。采鏤金。何必以纖靡側詭之辭。自矜巧密。唐李程破鏡飛上天賦云。意迢遞而難明。半生象外。豈別離之可贈。餘在人間。王棨綴珠爲燭賦云。風來不動。凝四座之清輝。夜久逾明。貯一堂之虛白。羌無故實。妙得神理。劉彥和所謂隱秀者。此兩聯庶幾近之。

唐王顏京兆府獻三足鳥賦云。瑞于帝室。表大孝于天衷。獻自尹京。驗長安之日近。韓鋹烏巢大理寺獄戶賦云。蒼鷹莫擊。寧懷獄吏之憂。疎網不加。豈有虞人之懼。不必工於肖物。而雅切本題。使事可謂精當。

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雞舞鏡賦云。類鳳因簫感。晒鶴爲禽召。趙蕃月中桂樹賦云。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楊宏貞隙塵賦云。疑琢玉成環。環中屑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張隨海客探驪珠賦云。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無名氏箜篌賦云。青樓何處。倚城向日。九鳥鶻。綺帳初開。綵綬銜花。雙鳳子。七字成句。原本齊梁。閎寬溫湯。御毳賦云。捐虛而訝人。手長攢角。而疑馬身小。造語非不新穎。但失之鑿矣。

唐高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卽成。有云鴻志非燕。鶴羣豈鷄。雖孕形於羽族。諒稟性於天倪。慎其獨焉。知無心於黨與。需于沙者。必不至於沉泥。其年首送喬彞赴京兆解。被酒失期。槌院門求試。作渥洼馬賦。斯須而就。其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翰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試官曰。喬彞嶢嶢甚。當以解副處之。令狐綯鎮同華時。及秋賦。特加置五場。莫有至者。獨盧宏正詣華請試。綯命日試一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綯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綯大服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數事略相類。三賦至今猶存。高貞公雅有寄託。身分自高。喬馬兩篇全體率易。頗與此數語不稱。

唐喬潭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云。落日將曛。山銜斷雲。綠氣陰鬱。嵐光氤氳。橫截高巖。驚數峯之頓失。却臨幽石。與殘雪而無分。妙於納字。有洗發關圖巨靈壁太華賦云。嵐光兩向。猶連松柏之聲。黛影中

賦 話 卷一

開已斲雲霞之色。從壁字着筆。虛實兼到。紙上有聲。

賦話卷二

新話二

文苑英華所載律賦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則李程謝觀大約私試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題皆冠冕正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館娃宮景陽井及駕經馬嵬坡觀燈西涼府之類爭妍鬪巧章句益工而英華所收顧從其略取舍自有定則固以雅正爲宗也元和長慶以後工麗密緻而又不詭于大雅無踰賈相者矣。

唐賈餗日月如合璧賦云瑞至德于堯年契昌期于漢日按宋書符瑞志堯時日月如合璧漢書律歷志鄧平太初歷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兩事雙點極爲周匝又云不縮不盈自契于三年之閏無偏無黨何憂乎十月之交押交字韻十分穩愜。

唐李程日五色賦起句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楊於陵深賞之已而榜落於陵攜賦謁主司曰今場中有此賦何以待之主司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亟命取所納卷對之擢第一今按篇中云非煙奉于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于重輪煥然綺麗又云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句句精神字字莊雅勝人處尤在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一結李繆公後爲河南尹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旣至啓緘尙有憂色及睹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喜曰李程

在裏。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虛舟亦八韻。中作手起結數語。不逮李公遠甚。固應擅美一時。

唐鄭錫日中有王字賦云。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曜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藏。狀霧龜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寫王字最典切。唐人律賦中最發皇者。

唐無名氏慶雲抱日賦。題旣云慶雲。又云抱日。是兼二瑞矣。通篇分發到底。極有斟酌。其警句云。燦玉葉以繁布。抱金輪而半出。灼燦兮乍似漢祖。隱居橫紫氣。曛曛兮又若楚王。乘舟捧萍實。

唐蔣防姮娥奔月賦云。振環鏘珮。雜珠露之珊珊。雲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寫奔字最佳。中幅云。初疑妝以臨鏡。形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刻劃精妙。乃在無字句處著筆。所以爲高。至云。往而不返。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棄。食用成語。此宋人所心慕手追者。然未免質直。于題不配。按此題限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第五段失點一字韻亦踈。

唐盧肇天河賦云。渡蟾魄之孤輪。不聞濡軌。漲鵲橋之遠岸。詎見操舟。又云。拂遠樹以將低。誤一葦于天際。最爲警策。按盧歙州極爲李文饒所知。王文懿公知舉。因取之以作狀頭。海潮賦一篇。雄視千古。降爲八韻。亦復清麗。羊眠士固不妄有名。宜其見賞於賢哲。王損之有曙觀秋河賦云。孤星迴泛。狀清淺之沉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又云。遠想牽牛。漸失迢迢之狀。遙思弄杼。無聞軋軋之聲。句甚娟雅。盧作專賦天河。此則處處不脫曙字。前人審題如此。若後人則惟知勦襲矣。

唐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以題爲韻。其起句云。臣奉某日詔書曰。惟元祀月正之日。將有事于南郊。中云。於是載筆氏書百辟之詞曰。象胥氏譯四夷之歌曰。後云。帝用愀然曰。皆以古賦爲律賦。至押五字韻云。當翠葢黃屋之方行。見金枝玉葉之可數。陋秦山之觸石方出。鄙高唐之舉袂如舞。昭示于公侯卿士。莫不稱萬歲者三。竝美于麟鳳龜龍。可以與四靈爲五。純用長句。筆力健舉。帖括中絕無僅有之作。至押色字句云。因五行以修五事。遵五常而厚五德。正五刑以去五虐。繁五稼而除五賊。苟順夫人理之父。子君臣。則安知雲物之赤黃蒼黑。微嫌稍拙。然皆就五色上生發。語無泛設。

唐侯喜秋雲似羅賦云。擬六銖而披拂。伴仙女降衣。臨七夕以輕盈。助牽牛納采。亦有生趣。按韓門諸子。如叔迨持正輩。率不肯作軟熟語。施之帖括。頗有生梗病。但精警處自足勝人。凡賦題限韻。莫不于本題相附麗。惟此題限以蘭亦堪采爲韻。殊屬風馬牛。此唐人賦題所少。

唐陳章風不鳴條賦云。似有心于松柏之內。上下依依。類無言于桃李之蹊。往來默默。寫不鳴條三字極善。刻劃作者賦皆高雅。惟此賦以天下和平則如此爲韻。第二段失點則字。是其小疵。

唐王棨涼風至賦。其警句云。條搖曳于紅梁。潛催歸燕。乍離披于碧樹。漸息鳴蟬。又恨添壯士。朝晴而易水寒生。愁殺騷人。落日而洞庭波起。又虛檻清冷。頗愜開襟之子。衡門淒緊。偏驚無褐之人。又張翰庭前暗度。正憶鱸魚。班姬帳下爰來。已悲紈扇。按晚唐律賦。較前人更爲巧密。王輔文、黃文江。一時之瑜亮也。文江、黃文獨造。不肯一字猶人。輔文則錦心繡口。丰韻嫣然。更有漸近自然之妙。湯惠休云。顏光祿如鏤。

金錯采。謝康樂如初日芙蓉。借以品藻二人。確不可易。

唐林滋小雪賦云。微交月影。天邊之孤雁應迷。稍助山明。松際之浮烟已失。四語摹繪入微。下一句更勝。遙情遠韻。明秀絕倫。又云。初疑畫閣。粧奩之香粉微微。又若瓊筵。玉筍之凝酥點點。從小字刻劃。不就雪字鋪排。細入毫髮。

唐王棨江南春賦云。烟霧麗以堪悲。六朝故地。景蔥蘢而正媚。二月晴時。又幾多嫩綠。猶開玉樹之庭。無限飄紅。競落金蓮之地。又蝶影爭飛。昔日吳娃之徑。楊花亂撲。當年桃葉之船。又暮暮而雲低茂苑。謝客吟多。萋萋而草夾秦淮。王孫思起。流麗悲倩。而句法處處變化。此爲律賦正楷。尤妙于有地皆秀。無枝不榮。字字寫盡江南春色。爲一篇之筋節。此賦在當時極有名。唐文粹所載陳祐送王郎中棨序。最擊賞。未今日并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二語。

唐黃滔秋色賦云。華嶽峯高。染蓮花而翠活。湘川樹老。換楓葉以霞生。最爲警切。又第五段云。遂使隋隄青恨。吳嶺綠愁。廬阜之蟾開石面。錢唐之雪入濤頭。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句句有色。字不是悲秋泛語。又海上而輕籠皓月。皎潔成冰。隴頭而惹著陰雲。蒼茫欲雨。又數聲之平鶴驚時。九臯搖落。一夜之新霜撲處。百卉離披。句瑀字琢。務去陳言。是詩中東野。長江一輩人。

唐王洽然新潭賦云。騎影攢臨。變作桃花之浪。衣香亂入。翻爲蓮葉之津。觀作者與御史高昌宇書。蓋褊狹躁競之士也。然能作爾語。固宜空冀北之羣。

唐無名氏七夕賦云。蚪水移箭。魚關驚鑰。槎客河低。針樓月落。清麗芊眠。雅與題稱。似勝王子安作。又駕幸芙蓉園賦云。鳴管則矯鳥不飛。拂簾則輕花自落。又千鍾獻堯之酒。五絃歌舜之風。穠麗似齊梁間人手筆。不似唐人。

唐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云。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超超玄箸。中多見道之言。不當徒以慧業文人相目。且通篇局陣整齊。兩兩相比。此調自樂天。後爲之。後來制義分股之法。實濫觴於此種。

律賦起句。多先用單聯對起。不用四六排。此正法也。唐劉允濟明堂賦獨用排起。如大哉乾元。紫微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宇。勢極雄峻。則貴相題。又不可以一律論也。通篇鋪張處多。徵實處少。此應制體中取巧省力之法。然討好亦在此。

唐賈餗蜘蛛賦云。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動而愈出。成章無札札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夜居于外。同熠燿之宵行。日就其功。異蟻子之時術。么麼小題。却能驅使六籍。由其讀書貫串。故信手拈來。無不入妙也。宋以後。人都不解如此運用矣。

唐楊舉紙鳶賦云。力不培風。勢將控地。繪形逼肖。又云。才與不才。且異能鳴之鴈。適人之適。將同可狎之鷗。熟于莊列。觸手圓靈。如此屬對。真是神來之筆。

唐陸龜蒙探葯賦云。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婦當釭。應還細麗。句法生動。在唐人中。吾見亦罕。唐人中作賦者。杜少陵直接張平子。陸魯望追步庾子山。三大禮賦。高古奇橫。三唐無與抗手。魯望刻意生新。芊眠蕩麗。句調之奇變。音韻之妍靡。評書家所云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者。移以品題。殆非溢美之辭也。其中酒賦云。愁應平子分與。渴是相如傳得。謝月鏡共王清。去去不乏風流。杜蘭香別張碩。來來更無消息。麟毫簾近遮雲母。不足驚心。琥珀釧將還玉兒。未能迴首。數聯茂密似庾子山。而綺麗過之。令人目迷五色。

唐司空圖春愁賦云。林幽鶯弔。院古苔新。眼前景。口頭話。一經組織。字字穎妙。讀之若且晚脫筆硯者。晚唐諸名家若司空表聖。陸魯望。吳子華。大致以新穎爲宗。而詞必已出。面目各不相似。宋人所尙者。清便流轉。好用現成。語乏鍛鍊刻琢之功。欲語雷同。畦町不化。所以不逮唐人也。

唐蕭穎士至日園丘祀昊天上帝賦。首段云。日之至也。所以明氣之至。丘之圓也。亦以象天之圓。本箋疏語。正以朴至勝人。

詩家以鍊字爲主。惟賦亦然。句中有眼。則字字軒豁呈露矣。唐黃文江滔單講此訣。詞必已出。苦吟疾書。故能於帖括中自豎一幟。其融結爲河嶽賦云。則有龜負龍擎。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恣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樸略。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淳淞。切千巖而雲蟲。戛戛獨造。不肯一字猶人。

唐丁春澤日觀賦云。蒙水氣以珠暗。露松陰而璧碎。霞色收錦。天風斂黛。又喻餽仙掌賦云。幹開元氣。剖破凝碧。俱以琢句見長。而氣味較渾古。

喻餽仙掌賦。相題立制。固應從掌字生情。如夕清而丹桂輪低。疑將褫佩。晝短而六龍駕逸。似欲攀髯。已嫌不倫。然尚雅飭。至毛女同掌上之人等句。殊非此賦佳處。明眼人自能辨之。

作賦全在起首。須令冠冕涵蓋。出落明白。余最愛唐王榮芙蓉峰賦。首聯云。疊翠重重。數千仞兮。峭若芙蓉。非華嶽之高掌。是衡山之一峰。朝日耀而增鮮。嵐光欲坼。秋風擊而不落。秀色長濃。點撇明劃。末句云。夸娥二子。胡不移來。與蓮華而相向。繳應起處。章法最密。

唐周鉞登吳嶽賦云。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又云。西窺劍閣。霜地表之千鐫。東瞰蓬萊。黛波間之數點。霜字黛字。捶字結響。得古人活用之法。又海門山賦云。當晴晝而纖露豁開。大吞江漢。值陰霾而濃雲交翳。暗鎖乾坤。俱長于錘鍊。意態雄傑。此二賦足以凌跨一時。然他賦則不稱是。如同人于野等篇。殊少細膩風光。乃知高下咸宜。此境固未易到。按王定保摭言云。周鉞者。湖南人。咸通中。以詞賦擅名。考其年代。卽是此人。但鉞絨字有一誤耳。

賦貴與題相稱。如禹鑿龍門賦。則不得泛做龍門。須就禹功設想。莊重典切。方不令閱者目厭。唐陳山甫句云。四載之勞。終成于舜日。九年之患。空媿于堯人。又不愧錫圭之命。寧賴拓土之功。此等是也。至寫鑿字門字。不過如舂鍤具而勢蹙風雲。巘岫分而狀成闔闔。足矣。不可不知。

唐王棨曲江池賦中忽綴五字句云。有日影雲影。有鳧聲鴈聲。橫空盤硬。音韻鏗然。真千古絕唱。但一往皆輕俊之氣。沉鬱渾古不逮前賢。蓋唐賦之後勁。宋賦之先聲也。

唐林滋陽冰賦云。別浦宵疑。狐聽之聲乍絕。迴汀曉合。蟲疑之質俄生。又云。不解東風。諒難資于履薄。非藏北陸。復何患于攻堅。刻劃工細。雋不傷雅。

唐李子卿駕幸九成宮賦云。始地礫而天旋。終電馳而飈疾。翻飛而八駿奮騰。霍濩而六龍奔逸。酷似文選中句。

唐人賦韻有云。次用韻者。始依次遞用。否則任以己意行之。晚唐作者取音節之諧暢。往往以一平一仄相間而出。宋人則篇篇順敘。鮮有顛倒錯綜者矣。唯唐無名氏望春宮賦。無次用韻三字。而後先不紊。其做望字警句云。偉鳳闕之樓臺。萬邦仰止。盼龍鱗之原隰。五稼惟時。

開元遺事已見于津陽門詩。連昌宮辭。不意鄭瀆復有吹笛樓賦。敘次淒愴。堪與鼎足爲三。其句有云。綺窗蕭索。以將毀。繡嶺連延。而若故。竟無六律。繼當時紫府之清音。空有一條。是往日翠華之來路。又云。三山迢遞。在何處。萬姓淒涼。無見時。于天寶以前盛事。則詳敘之。于潼關陷歿。則置而不言。只從弓劍星霜。寄慨。尤不失溫柔敦厚之旨。

唐黃滔館娃宮賦。昔盛今衰。各以三韻敘次。布置停穩。尤妙在起韻末聯云。舞榭歌臺。朝爲宮而暮爲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對法變化。恰好領起下文。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創一段。此賦家正眼法門。

唐王起墨池賦云。映楊髻之鯉。自謂奪朱。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又云。倘北流而浸稻。自成墨黍之形。如東門之瀉麻。更學素絲之變。詳雅安和。不露刻劃痕跡。非晚季諸人所能望其背項。僕射致位台司。四知貢舉。主文柄者二十餘年。其風槩從可知矣。

賦話卷三

新話三

唐王棨一賦云。鷄百鳥而非匹。龍三人而共爲。又雖云管仲能匡。因成霸業。未若蕭何如畫。永作邦基。句暗藏一字。說來仍有片段。良工鑲嵌。巧不可階。

唐韓愈明水賦云。夜寂天清。烟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設盃以吐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屈豪橫之才。以俯就繩尺。文公所謂自取所試讀之類。于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然質重莊雅。何嘗不獨出冠時也。是歲得人最盛。英華所錄。多至六篇。終以此賦爲第一。

唐王起庭燎賦。最膾炙人口。其警句云。琉璃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又遠而瞻之。謂焚裘之烟。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主瑞於周王。又昭其明也。叶天鑿之穆清。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按王舉之僕射以文學致通顯。文苑英華採其律賦。不下數十篇。斷以此篇壓卷。華而重。典而清。三唐人不知誰與抗手。

唐柳宗元披波揀金賦云。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用成語。巧不傷雅。又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獨見老成。考柳州四六最工。在禮部時。箋表多出其手。貶謫之後。如賀破東平表。討黃少

卿牒等作。載於集中者頗多。其爲當時所推重可知也。施之帖括。固宜精警絕倫。

唐白行簡金躍求爲鑢鈇賦云。迸紫光而傍射。期遊刃以割犀。烘赤氣而上衝。願成形于斬馬。又自殊美玉。豈韞匱以沾諸。願比瑀戈。庶因茲而礪乃。力寫求爲二字。作作有芒。熊熊有光。字裏行間。皆挾精悍之色。亦如躍冶之祥金。

唐李程金受礪賦。雙起雙收。通篇純以機致勝。骨節通靈。清氣如拭。在唐賦中又是一格。毛秋晴太史謂制義源于排律。此種亦是濫觴。分合承接。蹊徑分明。穎悟人即可作制義讀。又排句之下。每用單句收束。亦是創格。

唐元稹觀兵部馬射賦云。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忽縱青絲。又書爾摧班。示偏工于小者。安然飛鞚。固無憂于殆而。子山馬射分敘。此則馬射夾寫。能使爭先鬪捷之態。躍露紙上。精銳處殆欲突過前人。

唐賈餗太阿如秋水賦云。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俾。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又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淡皆空。涼颼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刻琢中仍帶清勁。論其品槩。固當度越晚唐。

唐元稹鎮圭賦云。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然。雜蒲穀以成行。爾乃鞠躬如也。句長而氣甚流走。律賦多有四六。鮮有作長句者。破其拘攣。自元白始。樂天清雄絕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微之則多典碩之作。高冠長劍。璀璨陸離。使人不敢逼視。蓋太傅天懷高曠。而元頗銳志于功名。學焉而各得其性。

之所近也。

唐王起蒲輪賦末云。豈比夫織而爲席。表臧孫之不仁。緝以成宮。昭令尹之非禮。天然有此妙觀。原本經傳。確切不移。

唐鄭錫長樂鐘賦中云。夫其逐吹含空。驛烟驛霧。徘徊宮闕。演漾官署。虎嘯空中。龍吟何處。近從丹庭之空。遠盡青門之樹。刺之以劍。思利器之一揮。擊之以筵。歎清音之難遇。豈獨稱鳧氏於周典。發鯨魚以漢賦。能以盛氣舉之。對偶之跡都化。唐人律賦中。唯此君能以氣勝。

唐白居易雞距筆賦云。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辛元氏之心空。滑稽之談。意外巧妙。其通篇變化縱橫。亦不似律賦尋常踐徑。千古絕作也。

唐吳融子華律賦。流傳者絕少。其古瓦硯賦云。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卽此可見一斑。音韻凄清。詞華茂密。天隨子之流亞也。

唐陸環曲水榭賦云。寧酒流而生禍。豈杯渡以憑虛。點綴依媚。而高雅之致尙存。正喜其略帶一分樸質。宋蘇軾濁醪有妙理賦云。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窮達皆宜。纔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雋致。真率而能細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唐陳章水輪賦云。雖破浪於川涓。善行無跡。既幹流於波面。終夜有聲。如此運古。墨痕都化。其中巧構形似之言。却不墮纖靡一派。所以爲高手。

唐浩虛舟盆池賦云。空庭欲曙。通宵之瑞露盈盤。幽徑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此等題不難於尖穎。而難於渾融。細膩風光。不露刻畫痕跡。此作者高人一等處。

唐張莒紫宸殿前櫻桃樹賦。字字莊雅。不着色相。賦殿庭中花樹。體固應爾。與王右丞芙蓉閣下一章。可謂異曲同工。

唐崔鎮尙書省梧桐賦。意味渾厚。兼有勁氣。律賦中之近古者。

唐溫岐再生檜賦云。以狀而方生。蕘之枯楊若此。以理而喻。易葉之僵柳昭然。以史對經。銖兩悉稱。飛卿此賦。作于未更名之時。蓋其少作也。史稱其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隣鋪假手。而律賦流傳者。僅此一篇。想散擲不復收拾耶。天骨開張。刊落浮豔。使作儷體。當不減玉溪生。

唐白居易荷珠賦云。若轉於掌。乃是江妃之珠。如凝於盤。遂成泉客之泣。能於兩旁渲染。故虛實兼到。而不入纖靡。

唐陸龜蒙書帶草賦云。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校。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又霜亦曾沾。潘令偏知白。苑風當逼起。宋生惟道青蘋。天隨子摛詞新變。茲篇俯就繩墨。更屬雅音。

唐白居易黑龍飲渭水賦。起句云。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獨有千古。其餘英氣逼人。光明俊偉。結聯云。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風馳雨驟。到此用健句壓住。如駿馬之勒。

韞。是爲名搆。

唐王起蜃樓賦云。出彼波濤。必麗天以成象。化爲軒檻。寧假日以銷憂。對法活潑。善于運古。

唐王損之汗血馬賦云。映白駒之羣。皆疑失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沉着警快。而意致雅近自然。

唐王維白鸚鵡賦。韻限以容日。上海孤飛色媚八字。而賦止五韻。首尾完善。不似脫簡。豈如祖詠之賦。終南山雪。崔曙之咏。明堂火珠。意盡而止。不復足成邪。至其筆意高雋。自是右丞本色。按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只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觀此。則唐人應試。恆有任意多寡者。不獨右丞爲然也。

唐皇甫湜鶴處雞羣賦。收句云。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爲君子。時乎有在。物不終否。爾惡能浼我哉。吾當一舉千里。妥帖排募。韓門高弟。固應有此筆力。再賦中多用成句相對。如和而不同。卑以自牧。拔乎其萃。莫之與京之類。

唐謝觀越裳獻白雉賦云。作獻靡遼東之豕。不緇殊墨子之絲。一以見澤兼鳥獸。一以彰德被蠻夷。帶定獻字。落墨不是專賦白雉。古人相題精審如此。

唐張仲素反舌無聲賦云。伴辛燕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取材於經。不復旁雜。中唐人矜慎乃爾。若入晚季。諸人手。則新穎有餘。而典雅不足矣。考唐人舉進士者。詩賦並習。往往不能兼工。初盛唐無論矣。肅代以降。帖括盛行。王舉之李表臣之流。詩篇傳誦者絕少。大歷十子中。自錢仲文外。罕

有見其賦者。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張繪之以詩鳴於時。律賦中亦可高置一席。此殆兼才。唐王棨延州獻白鵲賦云。望雲將獻。鵲歸齊使之籠。拜表初行。雉別越裳之國。上三字必如此安頓。方不寂寞。

唐無名氏鍊石補天賦云。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押彼字用歇後語。原本經籍。便不涉纖。崔損霜降賦云。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兮。劍鏑可封。發芙蓉之厲乃。亦用此法。韋肇瓢賦云。安貧所飲。顏生何愧于賢哉。不食而懸。孔父當嗟。夫吾豈押豈字更妙合自然。

唐鄭遙初月賦云。出城中兮。纔廣于眉。入堂上兮。不盈于手。句調益工。氣味更薄。較之齊梁間小賦。又數案以下矣。風會因人而變。殆其信乎。

藉田賦。潘黃門作已擅美于前矣。而唐石貫一篇。周匝而簡嚴。亦堪並美。

唐顧況黃鍾宮爲律本賦云。或煦或吹。根初九爻而立紀。日來月往。首十二管以成功。字字典核。纔是宮爲律本。後來作者俱不及。

唐李遠蟬蛻賦云。擘肌分理。有謝於昔時。露膽披肝。請從于今日。么麼小題。亦復託寄深遠。

唐陳劬螳螂拒轍賦。句句匠心。筆力亦偏健可喜。如觀臥轍之時。似當黃霸。想埋輪之處。何憚張綱。又死且如歸。路何能讓。睥其目。曾不見機。揮以肱。豈爲知量。又在聖人之經。誠宜避地。非長者之轍。詎肯迴車。唐陳章腐草爲螢賦云。無聲無臭。同朽葦之成蛩。有顯有微。殊積穀之爲蠱。天然有此確證。

司空表聖論詩。首尙雄渾。唯賦亦然。唐無名氏華山爲城賦云。天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峯入冥。鬚髯虹蜺。盡識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襄華貫洪河賦云。俯臨迫察。詭麗雄悍。峻勢危而不竊。靈源注而常滿。積陰騰氣。與嵐色而相鮮。燦日生霞。連榮光而不斷。皆所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

唐蔣防雪影透書帷賦云。澄筆海之波瀾。皆爲練色。耀書林之杞梓。盡作瓊枝。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云。示臨風始啓。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色。無名氏風不鳴條賦云。契彼無言。靜入桃蹊之上。示諸有德。潛來草偃之餘。張仲素迴文錦賦云。居人言念。絨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寧滅。胡權飲貪泉賦云。量比滄溟。能控清而引濁。心如白水。可原始以要終。鄭宗哲溫洛賦云。夏蟲口疑。失輕冰于曲渚。秋鴻欲去。戀微煖于通津。王棨白雪樓賦云。楚山入座。黛千點而暮青。漢水橫簾。帶一條而春綠。此例六七聯細膩風光。明艷欲絕。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

唐李程華清宮望幸賦云。竹花雖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纔升。若睹從龍之狀。杜顓集賢院山池賦云。禁林餘雨。增曲雷之華清。御苑晴烟。借遙巖之積翠。林琨駕幸溫泉宮賦云。玉堂憑良。面鶉野以高明。石溜象蒙。繞龍宮之清蕊。張良器集靈臺賦云。千峯轉日。迎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于地籟。皆莊雅得應制體。而詞氣更清雋。不似後人一味顛頂。

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唐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毀壁賦云。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晴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張隨上將辭第賦云。王翦請貽乎子孫。與茲難並。晏嬰敢煩乎里旅。相去

不遐。宋范鎮長嘯却胡騎賦云。若楚軍夜遁之時。聞歌於四面。異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皆所謂事對也。唐蔣防聚米爲山賦云。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岳。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王起轅門射戟枝賦云。若噓同失鵠。我藝自忝其疊。雙倘妙等麗。繼爾心固宜。其如一。黃滔周以龍興賦云。孟津契會。此時不愧於雲從。姜里棲遲。昔日何傷於魚服。皆所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彛忝。可謂優且難矣。陳章斗牛間有紫氣賦云。貫牛斗于九霄。正當吳分。藏鹿盧於午夜。遠在豐城。徐寅斬蛇劍賦云。磨霜礪雪。分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鏑。全從字面取巧。乾符咸通之間。風尚如此。而世運亦靡靡日下矣。文章可以覘氣化。信然。

賦話卷四

新話四

唐人限韻。有云以題爲韻者。則字字叶之。以題中字爲韻者。則就中任用八字。不必字字盡叶也。唐鄭錫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率用題字。而獨遺月字不叶。于兩者皆不合。至其典麗而雄偉。則律賦中煌煌大篇矣。

唐陸贄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先敍冬至。至敍陪位。然後敍作樂。末以聽字作收煞。循題布置。渾灑流轉。蓋題位使然。不必盡以雕鏤藻績爲工也。

唐張說奉和聖製喜雨賦。典贍麗則。是燕公本色。一時同賦者。名作極多。徐安貞云。八水青田。千門紫極。洗原隰於龍鱗。拂薨標于鳳翼。韓休云。天垂貫斗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李宙云。霏微露立之壇。灑霖風旋之步。皆佳句之可誦者。

唐謝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卽明堂本文。而次以韻語。不漏不支。李玉溪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唐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其中佳句最多。如觸類無言。似峽口爲雲之女。含情不吐。如山頭化石之人。如翠羽常低。多值斂眉之日。瓠犀難見。少逢啓齒之時。如起居有節。惟聞珮玉之聲。應對無詞。不吐如蘭之

氣皆膾炙人口。其通篇章法。有穠至處。有疎越處。皆見不苟。揔之中唐人手筆高雅。不似後來一味繁密也。

唐浩虛舟行不由徑賦云。花間絕跡。念蹊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皋蘭之暗老。又顏生負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以極迂腐題。寫得如許蘊藉。的是雋才。

唐宋言漁父辭劍賦。出題一段云。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鶴髮相哀。顧盼而漁舟可入。憂心盡展。憑剝木以何虞。渡口雖遙。掛輕帆而已及。將贈劍以前。多少情事。盡于此六句中。筆何輕妙。乃爾。又云。連環吐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煙之際。清詞麗句。不減王輔文郎中。惜不多觀。

唐黃滔漢宮人誦洞簫賦。最多麗句。傳在人口。如十二瓊樓。不唱鸞歌于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于春風。又如燕人人。却以詞鋒而厲吻。雕龍字字。爰于禁署而飛聲。又如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齒。詎啓秦娥。皆極清新雋永。按文江律賦。美不勝收。此篇尤勝。句調之新異。字法之尖穎。開後人多少法門。

唐宋言斃雞鳴度關賦云。念秦關之百二。難啓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眼前語運用異樣。便成妙句。唐以律賦名家者不下十餘人。言與李求古所傳只兩首。所謂威鳳一毛。足以驗其五德。

唐賈餗莊周夢爲蝴蝶賦。押者字一韻最工。句云。形隨夢改。豈必大人占之。心與物遷。孰云夫子聖者。以

超雋之思。寫淵妙之理。向郭而後。復見替人。

唐白居易漢高祖斬白蛇賦。乃貞元中應宏詞試所作。因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四語考落下第。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于天下。

初唐人排律。不過六韻八韻。杜陵始有長篇。至元白而沾沾自喜。動輒百韻矣。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馳騁才情。不拘繩尺。亦唯元白爲然。微之五色祥雲賦。觀兵部馬射賦。樂天雞距筆賦。以及白樂天斬白蛇賦。踔厲發揚。有凌轢一切之槩。皆傑作也。

唐王棨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題之曲折。爲文之波磔。指點生動。不寂不喧。此妙爲王郎中所獨擅。如四皓輔太子。西涼府觀燈。等作。意匠皆同。而此篇尤膾炙人口。

作賦貴相題立制。如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不過用遐想乎返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等語。自成絕唱。若此等題。著一新異之語。便繆以千里矣。

唐康僚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云。盈盈不笑。如羞久別之容。眷眷無言。莫問平生之事。又翡翠簾前。悵望三千之女。芙蓉帳裏。分明二八之人。自然娟麗。不假雕飾。東坡所謂却扇一顧時也。

唐黃滔明皇迴駕經馬嵬賦云。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至爲悽愴。又六馬歸秦。却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淒惻于平生。歸秦隔越。是借對法。皆極華瞻風雅。按此等題。指斥先朝。頗嫌輕薄。唐人咏馬嵬詩甚多。文江更演之爲賦耳。芊眠淒戾。不減長恨歌。連昌宮詞。

唐黃滔送君南浦賦云。一川之煙景茫茫。橫衝楚徼。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又須知赤帝之江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凝鍊而意不滯。刻琢而氣不傷。的是高手。

賦押虛字。惟亦字最難自然。如侯喜秋雲似羅賦。以蘭亦堪采爲韻。賦末押一言有以千秋只亦之類。又賦押於字最難生別。相於所於之外。不見可用者。唐陳章水輪賦。罄折而下。隨惑彼持盈而上。善依於生別而彌復自然也。其賦中警句亦多。如雖破浪于川涓。善行無跡。既幹流于波面。終夜有聲。又鈞深致遠。沿洄而可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各由其道。又當浸稻之時。寧非沃壤。映生蒲之處。相類安車。如此運古墨痕都化。乃爲巧而不傷雅。凡形似題當倣此。

唐人有言曰。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求古固未嘗以八韻擅名。且有揶揄之。以爲口實者。然丁卯篇什。雄視晚唐。而此君律賦。亦精妙無匹。如題橋賦云。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狀。皆能于處處傳神。一時受憎之口。固不足以爲定評。亦可見唐人誦法高雅。今之所謂工麗。繇密者。在當日則卑之無甚高論者。

唐無名氏鶴歸華表賦。通篇情致蒼涼。雅與題稱。

唐王損之飲馬投錢賦云。隱金沙之中。迷于赤仄。落蘋蘩之上。混彼青蚨。又致香醪而一醉。且泛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筆趣高雅。不規規以刻劃見長。點染處自然工切。

唐蔣防螢光照字賦。篇幅甚仄。僅二百餘字。然極精鍊奪目。如縹緜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鈞下映。繁

星與片月俱生。又金輝始微。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卜。謂靈烏之就日。約而能精。此題絕唱。

辭尙體要。摛貴稱題。如園丘祀天。藉田獻繭等題。能援據精詳。簡古肅穆。便是第一義矣。若徒句雕字琢。刻意求新。則是錯朱紫于裘衣。奏鄭衛于清廟。非特大乖體制。轉開不學人省力法門。唐李君房獻繭賦。但將祭義點竄一番。便成佳構。與石貫藉田賦。皆質而彌雅。樸而彌華。與經術相表裏。讀者須于此中著眼。

作賦起法。切要堂皇整肅。遇大題目更宜留心。如唐裴度鑄劍戟爲農器賦。起句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數語。是何等氣象。所謂大人物。方有此大手筆。聖王制器。首重權衡。虞典紀之于巡狩。是五載一行之也。月令著之於二分。是一歲再行之也。五載一行者。同之於天下。一歲再行者。平之於國中。唐劉禹錫平權衡賦。力寫平字。如云立規程。罔愆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無一字不切平。古人之審題精細如此。唐歐陽詹口者宜日中賦云。有隼之墉。匿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披。張何授衣賦云。損益從時。取其觀古人象。元黃旣績。可以爲公子裳。題本經語。故渲染卽用本色。周存太常新復樂懸冬至日薦之園丘賦云。禮樂之儀。雖可久而可大。文武之道。亦一弛而一張。朱泚亂定之後。脩復宮懸。張弛句用得恰好。

唐人體物最工。么麼小題。却能穿穴經史。林滋木人賦云。來同避地。舉趾而根抵。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

語言何有。又云。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萊。其言也無莠。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陳章艾人賦云。當戶而居。惡莠言兮。結舌負牆而立。甘菜色以安身。李子卿水螿賦云。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字字典則。精妙無雙。宋以後諸公所不能及。

唐王邕勤政樓花竿賦云。初騰陵以電激。倏縹緲而風旋。或暫留以頭挂。又却倚而肩連。躡足皆安。象高梧之鳳集。隨形便躍。奮喬木之鶯遷。摹擬工細。盡態極妍。金厚載都盧尋橦賦云。拂雲端之縹緲。似欲升天。跨橦末之欹危。若有餘地。尋常語用得恰當。便覺敏妙入神。

唐黃滔誤筆牛賦云。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烟飄著。題前虛景。生趣盎流。王棨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云。既臻蘿洞。乃闢松軒。別後而嵐光未老。來時之春色依然。白鹿青牛。却放烟霞之地。玉芝瑤艸。終存雨露之恩。撓裏全題。情味濃至。晚唐時有此好手。固文囿之兩雄。黃滔狎鷗賦云。因嗤鴻渚。蓋春去以秋來。翻笑鵲河。竟離長而會促。戴安道碎琴賦云。焉有平生。操樂府錚鏦之妙。爰教一旦。廁侯門戛擊之徒。綺交脉注。跗萼相銜。句法亦峭舊可喜。

唐無名氏繪事後素賦。所限之韻。以黃流在中。爲於中。賦中亦押於字。非誤也。唐人賦韻。以四平四仄爲率。唐莊宗時。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五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誦。可見當時自有定格。故塗改詩句。以遷就平仄耳。其詳載于容齋隨筆中。

唐無名氏黃雲捧日賦云。風以動之。謂奉中央之帝。人皆仰也。如披元吉之裳。楊宏貞溜穿石賦云。進寸

退尺。常一以貞之。日往月來。則就其深矣。獨孤鉉鑿屋偷光賦云。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己有之。運用成句。間出一奇。宋人則專以此擅長。往往有自然巧合者。文彥博孝者善繼人之志賦云。其子析薪。孰云負之靡克。若考作室。但見構之方成。范仲淹養老乞言賦云。主善爲師。尊從心之耆舊。既飽以德。陳逆耳之謀猷。然較之唐人吐屬。尙有巧拙之別。

耀真子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多第一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粵有端木。禹玉獨於第二韻用之。上希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

五代去晚唐不遠。然風氣迥殊。晚唐人之律賦。精密更甚。如起句云。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用六娟秀。而從前渾古樸至之氣。蕩然無存。且琢句過於脩整。則漸就平蕪。遣調必求諧靡。則轉入甜俗。此流弊之所必至也。五代承唐制。亦以進士設科。以詩賦取士。如梁嵩倚門望子賦。則沿晚唐之格調。而流弊字句既拖沓無味。又委靡不振。風氣益下矣。

賦話卷五

新話五

宋初人之律賦最夥者。田、王、文、范、歐陽五公。黃州一往清泚。而諫議較琢鍊。文正游行自得。而潞公尤謹嚴。歐公佳處。乃似箋表中語。難免於陳無己以古爲俳之誚。故論宋朝律賦。當以表聖寬夫爲正則。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橫鶩別趨。而徇唐人之規矩者矣。

路振、宋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實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數百人。咸不知所出。振所作賦尤典贍。擢甲科。自是王元之輩又在路之上矣。

宋王元之藉田賦序曰。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藉田。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諫。秦皇定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孝景。始復行焉。昭帝弄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於懷縣。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闕百官之禮。蓋草創耳。晉武太始之年。略脩墜典。宋文元嘉之代。亦舉舊章。齊用丁亥之辰。梁以建卯之月。後魏北齊。沿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可觀。太宗行之於前。明皇繼之於後。自茲已降。廢而不行。將煥先農。必待眞主。皇家享國三十載。陛下嗣統十四年。武功已成。文理已定。乃下明詔。耕於東郊。百執悅隨。三農知勸。禮官博士。蹈舞而草儀。甸師嗇夫。歌詠而供職。考索旣核。敘次亦工。因附錄之。

宋田錫雁陣賦云。單于臺下。繁笳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槩之幽音驚起。如此起法。恰好是雁陣先聲。又羽翼自高。不讓于漢家飛將。烟霞遠沒。疑沉于胡土孤軍。與會淋漓。音節嘹亮。妍辭膩旨。不讓唐人。宋文彥博鴻漸於陸賦云。翻迅羽以嚙嚙。弋人何慕。冲層峰而翩若。陽鳥攸居。運成語如自己出。又將候鴈以同賓。羽翮既就。與時龍而共起。燕雀焉知。則自然合拍。并忘其爲成語矣。

宋人律賦。大率以清便爲宗。流麗有餘。而琢鍊不足。故意致平淺。遠遜唐人。田錫曉鶯賦云。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前。入月簾之靜影。文彥博雁字賦云。水宿近蒹葭露下。垂露勢全。雲飛經蠓螬橋邊。題橋象著。范仲淹天驥呈才賦云。首登華廡。嘶風休憶於窮途。高騁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唯此數公。猶有唐人遺意。

宋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唯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欹。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真宗好文。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等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奭以此賦得置第一。蓋特賞也。

宋范仲淹臨川羨魚賦。中幅云。惜矣空拳。眷乎頽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朵頤而爽口。幾悔恨于庖無。徒諷詠于南有。心乎愛矣。愧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愧速馮河之咎。虛處傳神。句句欲活。唐人無以過之。而前後尙嫌平懈。文彥博經神賦。結處云。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神兮神兮。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恰好作結。不露押韻痕跡。亦是神來之筆。

宋范仲淹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文正生平實不負此四語。此等題須正寓夾寫。考江都本旨。言上之化下。如良冶之鑄金。文正借題抒寫。躍冶求試之意居多。而正意只一點便過。所謂以我馭題。不爲題縛者也。

宋范仲淹用天下心爲心賦中一段云。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脩富壽之方。此中大有經濟。不知費幾許學問。纔得到此境界。勿以爲平易而忽之。

宋歐陽脩藏珠於淵賦。乃殿試作也。其佳句云。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尙。嚙龍無探頰之難。又上苟賦于所好。下豈求于難得。疎暢之中。時露剗切。他日立朝。審諤斯篇已見一斑。

宋歐陽脩魯乘周禮所以本賦云。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于時。而文王之德之純。盡在于魯。此聯屬對。傳謂當時然周公之才之美。申伯于蕃。于宣。張燕公宋廣平遺愛碑頌已開之于前矣。范仲淹自誠而明。謂之性賦云。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施之此題。更爲親切有味。似勝歐公。仲淹天道益謙賦云。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信。萬靈何遁。取材老易。儻語頗工。陳襄損先難而後易賦云。雖二簋之可用。享心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遠事非往蹇。本地風光。有此對仗。可謂漸近自然。

制誥表啓咸以四六爲之。清便流轉。直達己見。更以古藻錯綜其間。便是作家。律賦雅近於四六。而麗則

之旨不可不知。則而不麗，仍無取也。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賦學則不逮唐人。良由清切有餘，而藻績不足耳。宋歐陽脩畏天者，保其國賦。雖前人推許，然終是制誥體，未敢爲法。

宋蘇頌歷者天地之大紀，賦云：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又云：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融會兩漢律歷志，而出以疎宕，似平易而實精微。按唐人篇幅謹嚴，字有定限。宋初作者，步武前賢，猶不敢失尺寸。田司諫、文潞公，其尤雅者也。嗣後好爲恢廓，爭事冗長，剽而不留，轉覺一覽易盡矣。揆厥正宗，終當以唐賦爲則。

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於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弗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后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者耳。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蓋以文爲賦，則去風雅日遠也。惟六一黃楊樹子賦，詞氣質直，雖是宋派，其格律則猶唐人之遺。

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剋之自坡公始。老饕賦題涉于游戲，而篇幅不長，偶然弄筆成趣耳。元人於石鼓等作，動輒學步，刺刺數百言不休，直如跛鼈之追騏驎矣。

宋蘇軾通其變，使民不倦。賦云：制器者皆出于先聖，泥古者蓋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王莽之復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車戰，衆病其拘。三法求民情，賦云：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

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速。倘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慚。六事廉爲本賦云。此蓋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課則以是黜陟。大比則以爲用舍。彼六條四曰潔。晉法有所虧焉。四善二爲清。唐制未之得也。以策論手段施之帖括。縱橫排纂。仍以議論勝人。然才氣豪上。而率易處亦多。鮮有通篇完善者。朱長文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云。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于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于睿聖。未有功盛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協正。荀公嘗定於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于舊音。曷救隋人之病。寓議論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

宋蘇軾明君可與爲忠言賦云。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又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橫說豎說。透快絕倫。扭一篇史論讀。所謂偶語而有單行之勢者。律賦之叛調也。

宋秦觀郭子儀單騎見虜賦云。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又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葉華元之甲。又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敘事工整。豎義透快。兼能摹寫一時情景。以此步武坡公。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宋人律賦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田表聖。及文。范。歐陽三公。他如宋景文。陳述古。孔常父。毅父。蘇子容之流。集中不過一二首。蘇文忠較多于諸公。山谷太虛僅有存者。靖康建炎之際。則李忠定一人而已。南遷江表。不改舊章。賦中佳句。尚有一二聯散見別籍者。而試帖皆湮沒無聞矣。大略國初諸子。矩矱猶存。天聖

明道以來。專尙理趣。文采不贍。衷諸麗則之旨。固當俯讓唐賢。而氣盛于辭。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宋李綱折檻旌直臣賦。其出落云。辱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干雷震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爲旌。以韻語敘事。曲折匠心。無一毫遺漏。中云。逕命駕去。不爲薛宣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尤爲開合動宕。神明于規矩之中。按忠定律賦。專仿坡公。兼有通篇次韻者。此殆青出於藍矣。

宋李綱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云。醇德可美。頌瓢觚于劉子。醉鄉不遠。記風土于無功。又云。霞散冰肌。謝仙人之石髓。潮紅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可與原唱競爽。而豪蕩之氣。微不逮矣。通篇次韻到底。創見於忠定。此篇元方虛谷白鹿洞賦亦次朱子韻。

宋人律賦起手亦極重制題。宋祁王畿千里賦云。測圭于地。考極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陳元裕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賦云。物產于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率皆流播藝林。奉爲楷式。又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多士者以詣爲出。纔易一字。獨探驪珠。便見得在外意也。

宋鄭獬圓邱象天賦起句云。禮大必簡。丘園自然。語極渾括而肅穆。滕甫破題亦云。大禮必簡。園丘自然。以第一人自命。見鄭句爲之心折。及唱名。鄭果第一。滕次之。當時以比德動天。鑒祥開日華。但通篇未見

出色處。不逮日五色賦遠矣。

唐人雅善言情。宋人則極講使事。無名氏帝王之道出萬全賦云。一舉朔庭空。資憲受成于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此兩事乃人臣。非帝王也。韓旋靈妙。便能點鐵成金。陳脩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運用既切。情致亦深。宜其見賞阜陵。讀之流涕也。

宋李易安打馬賦云。遶牀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十。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意氣豪蕩。殊不類巾幗中人語。

賦話卷六

新話六

金自大定建元頗重進士。歷年所命詩賦題及狀頭名氏。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紀載甚詳。而賦罕有流傳者。元承金制。賦不限韻。觀楊廉夫集中所附試帖。元之賦體可知。大率平衍樸澁。不足觀覽。律賦至元而中息矣。有明館閣課試。率由學士命題。未有定式。於是八韻之作歇絕者幾四百年。自鄒無譏姑從闕略。

元人變律爲古。大率散漫而平直。非不滔滔清便。而麗則之旨亡矣。趙子昂孟頫修竹賦。如云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尙與唐人爲近。

元人場屋更用古賦。罕有作隔句對者。明人則間有之。宋濂蟠桃核賦云。鳳卣鸞鬋。同藏真于天府。星形月魄。挾灑氣于蓬瀛。句中各自爲對。又徐渭畫鶴賦云。贗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屬對密切。頗近唐人。

明方孝孺友筠軒賦云。蒼雪灑乎涼颺。綠陰蔽乎清晝。已盡題妙。又云。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更工。

明高啓聞早蛩賦云。靜院閑宮。荒園廢驛。草長幽屏。苔滋壞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聲而乍夕。切早字。

賦須琢句新穎。方不落前人窠臼。明沈朝煥春蠶作繭賦云。戰玄黃於儵忽。藏白賁於韜鈴。其線繞也。如
宓妃之緝霧。其鮮潔也。若鮫人之杼冰。周陸以網蔽葦以給。或疎或密。一縱一橫。機工墨色。而讓巧。文士
橐管而遜精。憑唇吻以默運。不手足而自營。末句尤新。

明姚希孟日升月恆賦云。又有丹鳳樓頭。元菟城角。朝霞薄曉霧。以流金。碧海照青天。而成鼓。東升之鳥。
共晨雉而朝飛。南栖之鵲。伴昏鴉而夜啄。於是火珠吐燧。和璧藏鈎。起咸池而拭浴。倚瑤臺以紆眸。驅
軸於扶桑之嶺。轉冰輪於蔬圃之陬。其晝舒也。駕赭驂。騶朱蚪。羣真絳節以前麾。百神赤幘而鳴騶。其夜
明也。引素虜。控玉騮。絳嶺吹笙而度曲。霓裳振袂以揚謳。氣盛而不礙於排。

明馮有經日重光賦云。若乃臨紫宸而朗耀。輾碧落以遄征。郁曠隴兮玉樹。晰璀璨兮金莖。發華葩而不
定。若綺組之相成。寫重輪二字。備極精采。又明黃輝賦云。天無二日。瑞有重光。鬱赤文兮內溢。赭丹霞兮
外颺。儼醇精而圍抱。屬盛魄以旁張。眷一體之分氣。遂合彩而爲章。彬璘兮鬱儀。媿英掩抑兮羲和麗祥。
旦旦重華。差足徵於姚帝。離離兩作。良有取於庖皇。

明沈一貫日方升賦云。矯矯陽鳥。擊海水三千而奮翼。鱗鱗火馭。指天衢九萬而馳衡。助青陽之載熙。回
寒光以將燭。斗一南而天下春。既萬象於焉而生輝。雞三號而澤中應。故羣迷以之而皆覺。詞意包舉。又
明李維禎賦云。遠而望之。紅葩燦爛。玉井蓮花之初發。迫而察之。朱盤的皪。楚江萍實之半渡。斂積霧於
千峰。文騰赤鳥。映朝霞之五采。象出金鳥。覺曙天雞。遞訃音於翠落。欣陽威鳳。啣清吭於蒼梧。重輪表瑞。

駕羲驂而容與。兩珥呈祥。緩仙佩以翩翩。蚌甲新分。目炫火齊之色。蜃樓肇啓。枝懸若木之暎。可謂精金美玉。不減唐人。而一種秀潤之氣。浮於筆端。明之工於律賦者。惟黃輝與此君而已。

明夏言瑞雲承月賦云。承以嘉雲兮。金方應素環以珠星兮。諸垣隱輔。金桂婆娑兮。繡如綺霞。銀蟾陸離兮。文如翠圃。工於應制。不涉腐爛一派。

明屠隆五色雲賦云。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紵。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顆。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澹修眉之連卷。呈冶態而婀娜。又如萬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葳蕤。錦雞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纒纒襍襍。紛乎若纈。盪乎若鬢。工于比擬。從昌黎南山詩得來。

明屠隆溟海波恬賦云。乃伐鼓撞鐘。建羽揚旂。叱咤則噴薄山岳。指顧則旋轉滄溟。截水怪。驅蜃精。奔巨鯨。走長鯨。伏罔象之神姦。褫支祁之猙獰。陽侯頓戢其惡風。靈宵不鼓其狂波。琴高伏日月之光景。海童吸陰陽之靈和。奇相助順於沙汭。岷精呈曜於巖阿。驛馬遞迹於重泉。水兕潛形於盤渦。龍鯉一角而嘲擾。天吳九首而婆娑。沈遊神嶼。屏息靈鼉。文魮精麗其錯綺。元螭光生乎纖羅。樓臺結乎蜃氣。光芒發於若華。百靈栖息。萬怪不譁。不言恬而恬在此。高手也。

明錢文薦夏雲多奇峯賦云。峭乃峯嶽。空則豁舒。或攢根而連杪。或敷葉而帶葩。或凌風而疊雪。或映日而流霞。著色淺澹。布境幽遐。紛紜競賞。燁煜爭誇。髣髴崑崙之五色。依稀嵩少之三花。磊磊落落。尙有唐

人筆法。

明顧起元元夕賦云。蛟冰風斷。魚鑰煙開。霧激風堤。乍旖旎以醒柳。霜墟冰嶠。尙參差而落梅。末段云。綺紈欲日。歌吹沸天。火城霧簇。星閣烟懸。繁絲飭肉。悽節悲絃。天胡不夜。宵可祈年。則鮮艷極矣。

瀛洲亭爲翰苑典故之一。明張鼎有賦云。金井涌醴泉以洗徑。石螭負赤文而開戶。於焉休息兮。乃亦沼而亦臺。不作觀游兮。故非園而非圃。句有靈氣。詞亦得體。

明楊循吉摺扇賦云。昔日之班姬所詠。往年之逸少曾持。斂之不盈於把。圓也有中乎規。寫摺字最工。小題高手。

明李東陽鵲賦云。乍東乍西。倏近倏遠。棲初危而不定。去未極而中返。或周旋其却顧。或擊捷其將轉。方黃獨尙。純駢之簷。豈謂多言數窮。被諸赭以惡其佞。抑亦麗人多豔。襲之繪以富其妝。譯通秦吉。服炫竊丹。翻妙頻伽。衿雄吐綬。枕畔假牝朝之寐。應占翼折雙冠。枝頭問上皇之安。祇見叢中一點。價敵火齊。偏教解語。衫輕浣布。雅擅知音。蓼灘楓葉。經遠匝以顏分。霞爛虹蒸。入迴翔兮色亂。較書淚染桃箋。猶記巧儉舌本。工部啄殘稻粒。便堪踢倒洲名。憐其夙慧。特賜緋衣。寵以修齡。合封絳縣。爾其轉喉顧影。振味掠翎。初來蠻調。笑郝隆。漸習華咻。置同莊嶽。於見睨皖。失媚格。磔慚喧。鶴咳旣死。燕喃弱年。閉葳蕤於金鎖。唾珠玉於錦箋。狂響屨於幽幕。伴鐵馬於前檐。或喚妾以拾搔頭。或勸郎而將進酒。自敝隴西家世。間通梵本心經。妒殺榴花。恥來赤鳳。曾奪胭脂之山。見色斯舉。尙集珊瑚之樹。聞語方知。此青皋之石塢。色澤

不輝而麻客之雕籃。威儀遜燦者也。至於紅奩繡綵。紅袖裴裊。紅線穿情。紅綃織恨。鳳仙浸甲。戲拋豈打。相思猩醉。拖裙膏膩。唇香度哺。天籟笑啼。態應朱衣之點。人教歌舞。照宜銀燭之燒。謂宜開籠放去。解縲縱歸。使之頡頏。王神還山。止茂。糝漏砂以扶顏。隱招松赤。傾霞城而刷翅。熟薦櫻朱。不然。則排玉戶。颺金鋪。催妝梳洗。棲溫樹之菁葱。報曉妃娥。食上林之品料。隨鷓遊太液之波。流題頰葉。學鴉帶昭陽之影。閃影朱甍。再紀神雀之年。會續南平之貢。通篇皆稱。

賦有全用典故陪襯者。亦是一法。如明張之象叩頭蠱賦云。惟在邦而如矢。則史鱸之可希。若枉尺而直尋。亦軻氏之所非。以此齊餓者揚目而不食。鍾離意得珠而固辭。周侯持法於細柳。蘇武建節於外夷。若乃王丹之餞陳司馬。特不拜以爲贈。汲黯之遇衛將軍。但長揖以致敬。見甄后而不伏。固劉楨之守正。向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印。馬援藐帝婿而不答。顏含謁丞相而無佞。庾袞重施禮於人親。盧鴻以罄折爲忠信。王祥欲以德而愛人。何點雖箕踞而奚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卞彬之不悛投幘。孫楚參軍而稱命。鄭衆奉使而威敵。井丹被褐以凌坐。嚴遵矯手以應辟。上交不諂。威儀是力。總諸賢而共然。蓋有作而在昔。以上俱用叩頭故事。另出一奇。

明宋存標舞劍賦云。俄風雷之乍作。致日月之潛驚。命獨賦其磊珂。性恆處乎不平。其光炫然。吞露生烟。其聲割然。裂管破弦。句法蒼老。

明王世貞金魚賦云。冠盛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四語精。

明王世貞白鸚鵡賦云。忽乎穿樹。閃銀梭之透機。舒而飲泉。儼螺觴之承瀝。秀絕千古。

明鄭元勳雪獅賦云。氣可碎隨兕而零星。力若吸巴蛇於一線。王敬則之夢裏五色目迷。宗充幹之軍中百羣股戰。語頗工。

明汪偉落葉賦云。初戀條以猶澀。終脫然而別去。忽紛沓以爭先。漸悠揚而獨下。或既往而獨還。或已墜而更舉。句法本太白。

明錢文薦苔賦云。緣披石而字髮。爲拂水以稱衣。句法字法俱工。

明張鳳翼菊花賦云。雲母貞矣。墮於空。大夫榮矣。擬於竊。海棠神仙也。而讓其操。芙蓉君子也。而遜其節。然則爾固燕山桂子之同盟。庾嶺梅花之與列。其身分最高。

明楊慎鴈來紅賦。乃十七歲時所作。如云。吳臺草長。紅心不同時節。楚岸楓愁。赤葉遠謝輝煌。迎風動彩。泫露生光。耿夫容兮瀨枉渚。雜桂蕊兮侍君堂。誤停車之杜牧。詔剪綵之隋皇。江淹多才。擬抽豪而賦咏。班姬含怨。亦却扇而徬徨。皆隴炙人口。

明楊慎藥市賦云。八萬四千之人煙。五十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燠。句極奇麗。

明吳桂芳木芙蓉賦云。迴蜀城而作錦。點秋水而不寒。可謂名句。

明黎遂球素馨賦。最爲警策。余尤愛其六句云。得人氣而轉馥。在晚妝之初洗。圍寶髻之盤盤。貫玉屑而齒齒。果並擲於車前。香可分於袖底。

賦貴艷麗。羊綿。皋明。張拱。機紅鸚鵡賦。如云。罽中雪女。持齋大士之旁。使者綠衣。錫號元宗之世。洲草傳諸鼓吏。舫題創自西京。禿襟小袖。秦宮調帳底之笙。響板琵琶。蔡相感新州之夢。數語可當此四字。

明鄧雲霄綠槐賦云。綠方染兮難就。陰欲簇兮未列。乍上蜂黃。試啼鶯舌。妙於寫生。

明錢文薦蝶賦云。乘微煙乎遠出。遇細雨矣深藏。句法甚妙。可開後人心蓋。

明張明弼姑射仙人賦云。爾乃霄中置嶺。雲上安臺。非因浮至。定是飛來。巖多女媧之雪。壁有農皇之苔。工於用筆。

明賀裳蠟梅花賦。獨出冠時。如云。萎芭蕉之翠心。碎茱萸之紫葯。柳枝憔悴。損張緒之腰肢。蓉葉離披。褪文君之臉色。又云。憐林樾之蕭條。更裁蝶慢。怨芳菲之銷歇。獨餽蜂糧。漠漠幽香。逐輕風而入幕。離離倩影。攜素月以登牆。又云。效葵妝於秋坂。竊蘭氣於春林。清露晨流。似隋殿之甲煎。朝沃蒼烟暮起。豈魏宮之石葉宵焚。又云。苞惹輕塵。趙合德臍藏麝屑。萼濡殘雨。薛瑤英舌擁檀津。又云。雀喜偷嘗。鴛羞早避。何巖桂之足倚。諒庭萱之難比。豈若分寒枝於隴上。空染啼痕。傳豔魄於羅浮。惟霑醉膩。無字不鍊。無意不搜。至矣美矣。

明區大相草蠶投燈賦云。抑乘夜而變化。將假物以遊遷。孰知夫趨炎之易於燼滅。而處暗之足以自全。妙於理解。可謂既明且哲者乎。

明陳子龍倉庚賦云。溼雲暮起。零雨晝聯。冥冥叢篠。漠漠平田。四句爲一篇之警策。

賦話卷七

舊話一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爲列國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漫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曷言其愿。邱將啓汝志。文賦賦體物而瀏亮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又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又安仁螿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春條若總翠。皆其善者也。又云事對者並舉人驗也。宋玉神女賦曰毛嬙障袂西施掩面。此事對之類也。又云言對者雙比空辭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又云王褒洞簫賦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可謂善言賦矣。鍾嶸詩品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韓蘭英綺密甚有名篇。齊武謂韓云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純素之辭未足多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又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字於楚辭者也。

史記屈原傳。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

宋玉小言賦云。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宋玉。唐勒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能爲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賦畢。遂賜雲夢之田。

摯虞文章流別論。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荀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爲賦以弔屈原。三年。鵬入誼舍。又作鵬鳥賦。又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賦。漢書。司馬相如傳。客遊梁。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乃召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按游獵賦。卽上林賦也。又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先是。相如將獻賦。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言神仙之事以獻之。天子覽之。飄飄有凌雲之志。賜錦百匹。司馬相如長門賦序。陳皇后別在長門宮。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武故事。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之友盛覽。字長通。犍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司馬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漢書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愆。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有仁義諷諭。賢于倡優博奕遠矣。

西京雜記。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遂爲賦。魯恭王大悅。贈駿馬二疋。

漢書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書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優戲。以故得媒瀆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臯從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長安有慶虬之。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見西京雜記。

漢書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爲諫議大夫。帝以太子體不安。使褒等皆之太子宫。娛侍太子。朝夕誦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歸。太子嘉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文選作洞簫賦。楊雄傳。召雄侍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賦屬車間豹尾中。故楊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卻宓妃。以微諷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楊雄傳。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宮。常從甘泉賦以風。又雄從至射熊館。遊上長楊賦。皆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目爲主人。子墨爲客卿。目風。

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字。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時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謝承後漢書。桓譚字君山。年七十。喜非毀俗儒。出爲六安郡丞。遂發病卒。因思大道。感而作賦。

馬融長笛賦序。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等。簫琴笙頌。惟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

張衡傳。天下太平日久。王侯踰侈。乃擬南都作兩京賦。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爲河間相。見後漢書。

文選。李善曰。張平子二京賦。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曰薛綜注。按何焯云。此注疑是假託。薛綜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是物。未必遽行於吳。

文選。張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時國政稍弱。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旣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元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迴志。竭來竭元。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思元而已。

避暑錄話。張子平作歸田賦。意興雖蕭散。然所序懷。乃在仰飛纖纖。俯瞰清流。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

張河間集。南都爲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欲廢之。衡作賦以諷。按賦云。天地之睢刺。謂新莽也。

劉歆傳。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作文。帝召爲黃門侍郎。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

往事而寄己意。按此卽賦序也。

東漢崔亭伯集。崔駰作反都賦序云。漢歷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上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

杜篤傳。光武時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維也。上論都賦。

敍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政命遂志。

後漢書班固傳。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

曹大家大雀賦序。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

列女傳。袁隈妻倫。馬融女。有才辨。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志賦。

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

梁竦傳。坐兄松事。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乃作悼騷賦。繫石而沉之。

李尤傳。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等凡二十八篇。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尤有函谷關賦。東觀賦。平樂觀賦。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順帝時遷

南郡太守。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作長笛賦。序云：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暨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按漢多以賦爲作頌，如洞簫及此是也。季長自言性好音樂，故集又有琴與園棋擲等賦。

蔡中郎集，邕述行賦序，略曰：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年，梁冀新誅，而徐璜、左瑄、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按中郎集琴賦有三，余賞其一，聯云：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王逸傳：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及見延壽所爲，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餘。

後漢書馮衍傳：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命其篇曰顯志，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趙壹傳：恃才敖物，屢抵罪，友人救得免，壹貽書謝恩，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

邊讓傳：少博辯，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後漢書禰衡傳：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采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衡字正平，平原人。

魏志太祖紀注曰。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爲文章。

魏文帝柳賦序。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新柳。自始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南史陸從典傳。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

魏文帝臨渦賦序云。建安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狎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

魏書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經籍志。洛神賦一卷。孫愷注。按魏東阿王植。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釵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讒死。仍以枕寶植。植還度轅轅。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今與君王。遂用荐枕席。言訖不復見。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魏略曰。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管。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邱壽王。陳寶。何武等。徒以歌頌猶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令賜牛一頭。

魏志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不就乃往荊州依劉表遂登江城樓作賦文心雕龍反對者理殊越合者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

魏文帝典論如王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之元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魏文帝有戒盈賦陳琳阮瑀有止欲賦皆見各集中

魏略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文士傳劉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命賦楨賦立成

魏志注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命人賦之何晏遂有此作晏字平叔南陽人尙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貌曹爽反爲司馬宣王誅

魏志劉劭傳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張溥阮步兵集魏阮籍瑀之子作東平賦文清遙古雅有楚騷之遺則凡賦中仍沓鋪張薰蒸塞澁諸習皆洗濯盡去按籍有獼猴賦

楊修有孔雀賦

魏書嵇康字叔夜譙國人拜中散大夫殊好音樂作琴賦

吳志諸葛恪傳注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吳志張紘傳注紘目陳琳作武庫賦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

易爲雄伯。今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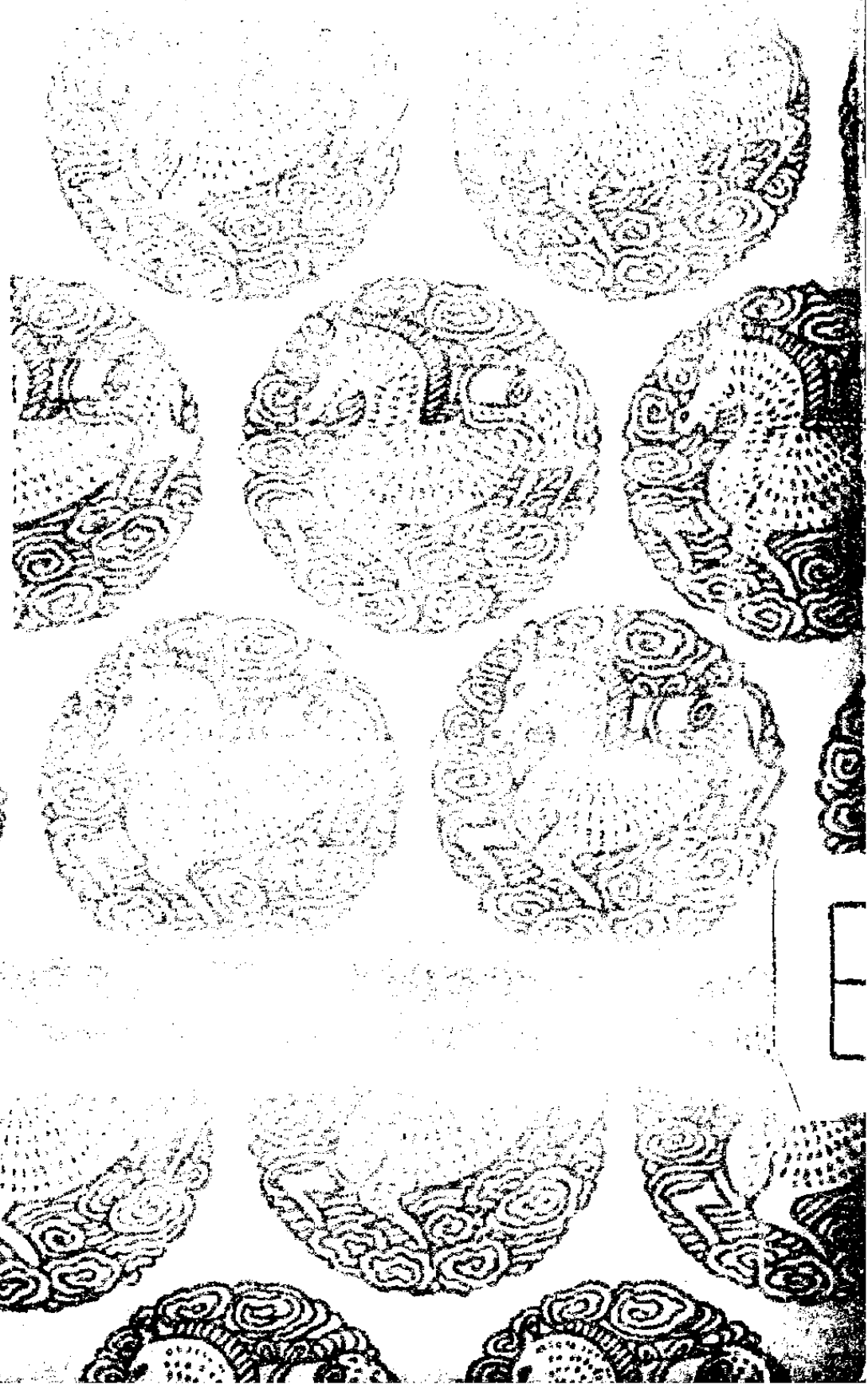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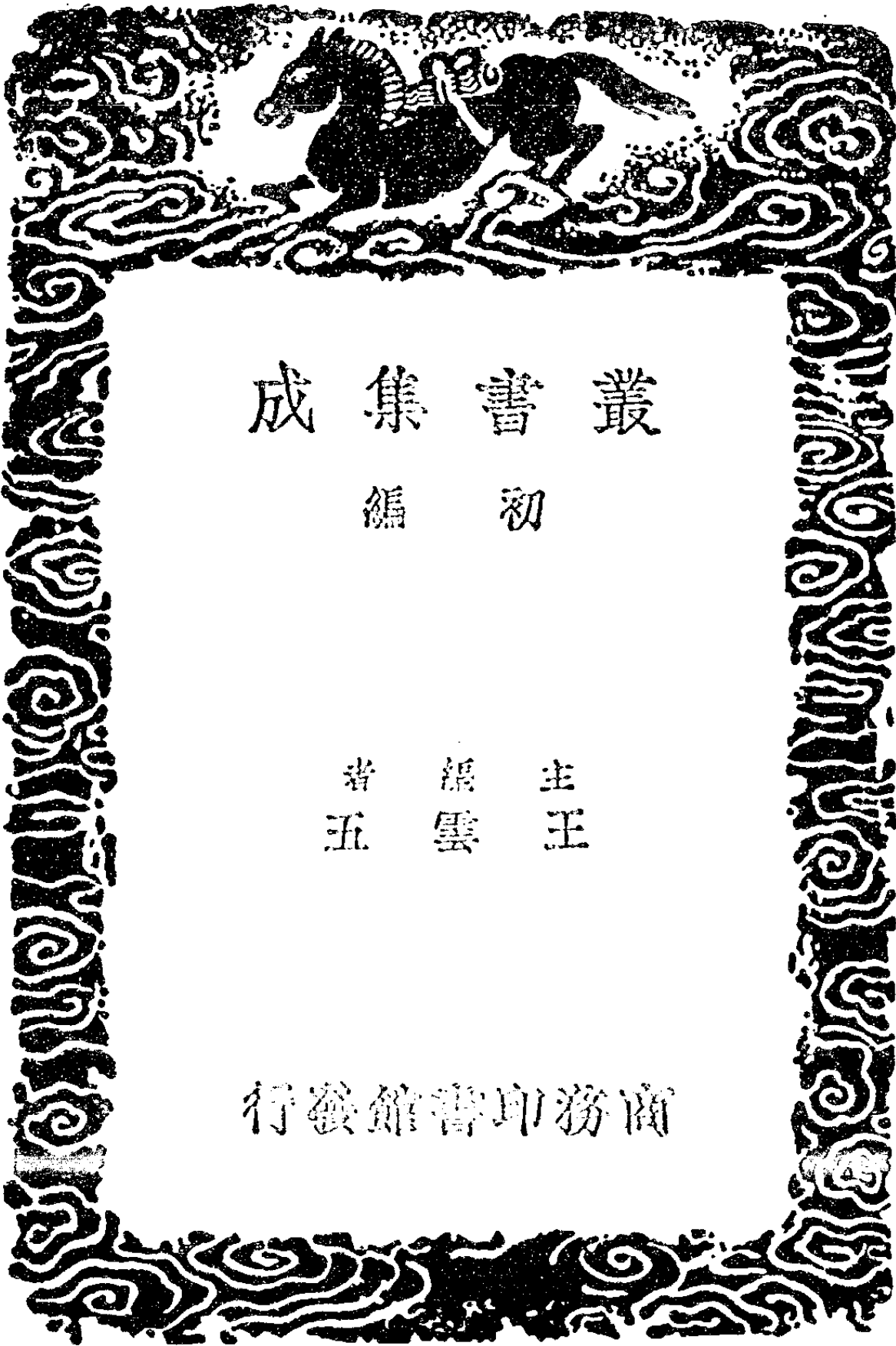
33
14
2622

文賦

筆

話(二)
考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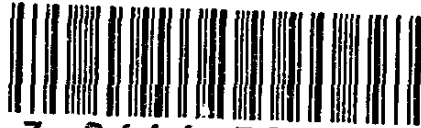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賦 話
(二)



3 0646 3943 2

李朝元撰

賦話卷八

舊話二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舉秀才除郎中遷宏農太守典農校
 帝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遷太僕卒封清泉侯撰傅子內外中篇并文集百餘卷作
 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花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
 賦按卽今年景花也

傅休奕集有乘輿馬賦序云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
 者次之下廐有的顛馬委棄莫視疲瘁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
 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惠獨取一駟馬形觀旣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
 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傅休奕鬪雞賦句云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

晉書張華傳初未知名著鷓鴣賦以自寄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晉孫楚集杖杜賦序云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
 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



083
 112
 2:2623

晉書庾敳傳。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鵬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晉摯虞傳。字仲洽。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作思遊賦。

晉束皙常爲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按皙字廣微。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遠避難。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晉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善。行止同。與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作秋可哀賦。句云。月延長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

晉書潘岳。字安仁。中牟人。少號爲奇童。舉秀才。太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爲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度支郎。遷廷尉平。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尋爲著作郎。遷給事黃門侍郎。與石崇諂事賈謐。旣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爲孫秀所誣。族誅。按文選。潘岳尙有笙賦。寡婦賦。懷舊賦。射雉賦。何焯曰。射雉賦極體物之妙。雖長卿爲之。亦不過爾。按射雉賦有序。而文選不載。見唐李善注。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宋徐爰注曰。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按文選尙有秋興賦。序云。晉十有四年。李善注。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按晉武紀。太始十一年改元咸寧。則當是咸寧四年。注似誤。

晉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辟爲祭酒。以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齊王問誅倫。滅死徒邊。遇赦而還。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謂成都王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軍大敗。爲宦人孟超所譖。言有異志。伏誅。文選云。機識文體。故作文賦。

困學紀聞。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考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

張華傳。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

陸機賦序。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晉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與機齊名。有笑疾。初詣張華。見華帛繩纒鬚。見而大笑。雲與荀隱常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穎表爲清河內史。穎討問。爲前鋒都督。機敗。同遇害。太安二年八月。奸臣羊元之稱亂。凌逼乘輿。大將軍身謀三軍。以謀國難。雲作南征賦。見本集。按文選有東征。西征。北征。無南征。

晉成公綏傳。字子安。白馬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天地之盛。古未有賦。遂爲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事見張溥本集。

張溥題三張集云。晉代文人有二陸三張之稱。三張者。孟陽載。景陽協。季陽元也。季陽才藻不逮二昆。文不甚顯。張載爲濛汜池賦。傅休奕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竟日。爲之延譽。遂知名。協亦有洛禊賦。俱見本集。

張翰傳。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邱賦。人謂之見幾。按翰字季鷹。詩有黃花如散金。唐人以命題試士。士多以爲菊。合式者不滿其數。

左貴嬪傳。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文帝聞而納之。拜修儀。受詔作離思賦。王隱晉書。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繇書及鼓琴。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戶牖。

文苑傳。左思欲賦三都。移家京師。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及賦成。皇甫謐爲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世說。左思作三都賦。十年而成。門庭戶席皆置筆研。遇得一句。卽便疏之。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與弟雲書曰。聞有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瓮耳。及思賦

出機嘆服。孫綽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世說：左太冲作三都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協。後示張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敍。於是先相非訾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嶮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詔曰：楊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上。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孫綽傳：綽字興公，少與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又大司馬桓溫以河南相平，將移都洛陽，綽上疏，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按本集，遂初賦祇有序而佚其賦，序云：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却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哉。

晉書郭璞傳：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都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可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續晉陽春秋。袁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旣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鑿散朗。或揆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

世說。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鍾胡奴誘之狹室。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二說不同。

世說。桓宣武命袁彥伯宏作北征賦。時宏從溫征鮮卑。故也。旣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座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晉書。庾闡。字仲初。九歲能屬文。元帝時爲散騎常侍。作揚都賦。見重於世。世說。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

爲潤云。按臨川原本又云。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爲之紙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事事儼學。而不免儉狹。

山堂肆考。褚陶字季稚。褚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矣。

傅亮傳。亮見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燈。作感物賦以寄意。

朱昂傳。嘗讀陶潛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陶潛閒情賦序。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始則蕩以思廉。而終歸閑正。梁昭明太子陶潛集序。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

宋鮑照舞鶴賦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按何焯批文選。極賞四句。

鮑照芙蓉賦。感衣裳于楚賦。咏憂思于陳詩。屬對最工。

文選李善注。鮑照文最有名者。蕪城賦。何焯云。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討平之。蕪城。廣陵也。宋書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按楊慎曰。延之赭白馬賦云。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踣衡。出字不如突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多有之。

偶雋。宋謝莊爲庶子時。南平王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費示謝侍中莊。時莊賦亦竟。其文云。陸離暈漸。容與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雷。激銀漢。集場棲圃。燭若天桃。被玉園。又云。月圖光於綠水。雲瀉影於青林。遡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袁見而歎曰。江右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按光祿集原賦通篇只二十句。激銀漢本作溢煙門。

宋謝希逸莊月賦云。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元兔於帝臺。集素蛾於后庭。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孝武帝吟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對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宋書謝靈運爲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遷相國從事中郎。坐輒殺門生免官。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有終焉之志。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後誣叛。誅。

偶雋。謝惠連常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其文曰。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旣因方而爲規。亦遇圓而成璧。盼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岩俱白。說者謂與謝莊月賦爲一時勅敵。按雪賦首四句。歲將暮時旣昏。寒風積。愁雲繁。已開阿房發端。

紀事。唐張祜以妾換馬詩。載月夜有人謂謝莊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對曰。何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兩人皆紫衣冠。似對者謝希逸。謂者江文通也。

謝莊傳。莊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作爲佳。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工歌之。

宋書沈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璿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約父也。

宋何承天，東海人，爲祠部郎。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有木瓜賦，見本集。

朱傅亮傳，字季文，靈州人。徵武帝入輔，受禪，封建城縣公。廢少帝，立文帝，加左光祿大夫。進爵始興公，伏誅。初，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

齊王儉有和竟陵王蕭子良高松賦，謝朓亦有奉竟陵王教作高松賦，今竟陵王集無之，想佚之矣。本傳文宣王蕭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

齊書張融傳，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以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此四句後所足也。

文章志：廣川木華爲海賦，文甚雋麗，足繼前良。

齊書傳：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盃，使客賦之。尼詞甚工，按尼本晉滎陽人，字正叔，安仁從子。見幾早歸，封太常。齊初卒，諡曰貞。

齊書謝朓，字元暉，陳郡夏陽人，少好學，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有謝德賦，謂沈約作也。」

齊王融有應竟陵王教桐樹賦，集中止十二句，又有風賦，止八句。

梁高祖本紀：帝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六藝備閑，棋登逸品，作圍棋賦。帝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于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作淨業賦，又作賦體八句。

梁武帝至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及丁文皇帝憂。氣絕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沾。松草變色。卽於鍾山造大敬愛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恆涕泗滂沱。作孝思賦。俱見自序云。

梁簡文帝六歲便屬文。既長。篇章辭賦。操筆立成。箏賦云。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讚既工。阮賦亦奇。從來未經人道。

梁元帝七歲。封湘東王。試會稽太守。尋入尹丹陽。出牧荊州。召爲護軍領石頭戍。至是。褰帷江州。作玄覽賦。鋪敘宦跡。該乎此篇。太清中。岳陽王府僚蔡大寶使江陵。帝示此賦。令注解。三日而畢。帝大嗟賞。贈遺甚厚。

昭明太子有銅博山香鑪賦。

梁書本傳。江淹。字文通。考城人。仕梁。封醴陵侯。凡所著述三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梁典。淹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卽探懷以筆付璞。自此才思稍減。見文選恨別二賦小注。朱超之曰。文通集中有去故鄉賦。待罪江南思北歸賦。纏綿悱惻。風致與恨別二賦略同。豈五色花管獨工於言情之作耶。

江淹醴陵集十卷。賦分二卷。除超之所引外。尙有倡婦自悲賦。哀千里賦。青苔賦。石劫賦。水上神女賦。泣賦。蓮華賦。丹砂可學賦。靈丘竹賦。赤虹賦。四時賦。金燈草賦。橫吹賦。扇上彩畫賦。傷友人賦。麗色賦。翡翠

賦、江上之山賦、燈賦、知己賦、空青賦、學梁王兔園賦、傷愛子賦、見裔孫炎雲重刻本、首冠淹自序傳、末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口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嘗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沉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梁沈約、字休文、武康人、仕齊爲五兵尙書、遷國子祭酒、改授冠軍將軍、勸高祖受禪、爲尙書僕射、封建昌侯、尋遷尙書令、約性不飲酒、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卒七十三、諡曰隱。

梁書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尙未都畢、乃要王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蹀、約撫拳欣怍曰、僕常恐人呼爲覓、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墉而帶坻、筠擊節稱賞、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又云、筠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

梁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齊時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上表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卒時年八十五、諡貞白先生、善辟穀導引之法、作水仙賦。

梁丘遲、字希範、烏程人、八歲便屬文、拜中書郎、遷司徒、作思賢賦。

梁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掌東宮書記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校讐由是第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以清潔著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蹤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有答陸倕知己賦又作賦體八句

梁陸倕字佐公吳人天監初爲參軍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又作賦體八句

梁劉潛字孝儀彭城人祕書監孝綽弟也兄弟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潛有歎別賦孝威有白雀頌孝綽小字阿士王融嘗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推阿士

梁何遜字付言東海郟人天監中兼尙書水部郎有窮鳥賦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
梁書王規傳天監十二年造太極殿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

金樓子劉體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人以爲不減洛神

文學傳周興嗣博學善屬文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善武帝嘉之又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沈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

梁書傳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茲矣率字士簡同興嗣獻舞馬賦庾肩吾曰張士簡之賦

梁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與何遜爲武帝進侍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待詔著作奉朝請

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文集二十卷。有吳城賦。八公山賦。

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文。嘗著鴻序賦。尙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

蕭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作元圃園講賦。見續文選。

梁書。劉杳傳。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著林庭賦。王僧儒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續文選。梁張縉。字伯緒。范陽方城人。爲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作南征賦。

梁王僧儒作賦體八句。

陳後主集有夜亭度鴈賦。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仕陳爲尙書左僕射。自有陳創業文檄。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陵爲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集存者三十卷。

陳書。陳炯傳。武康人。梁元帝徵爲黃門侍郎。荊州陷。爲西魏所虜。炯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恆閉門却埽。無所交遊。時有文章。旋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思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

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乃作歸魂賦。

陳書傳江總。字總持。考城人。仕梁爲宣城王參軍。詔以總權兼太常卿。禦侯景。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巧製修心賦。略序時事。流寓嶺南。徵還。直侍中省。後主卽位。遷尙書僕射。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以至國亡。有文集三十卷。集中貞女峽賦。函越木槿賦。皆嶺南作也。陳書張正見。字見頤。武城人。由參軍遷度支郎。初遭梁季喪亂。避地於匡谷山。作哀桃賦。以自寓。

虞世基傳。仕陳爲尙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袁樞在陳爲祕書監。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見唐書。南史陳顥野王。字希馮。吳人。九歲制日賦。朱异見而奇之。

陳書蔡凝傳。凝字子居。爲晉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

北魏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拜中書令。明算術。享壽九十八。諡曰文。有鹿苑賦。

唐令狐德芬。北周庾信傳。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父肩吾。仕梁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倫。既有盛才。文竝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屢遷尙書度支郎。爲郢州別駕。聘東魏。還爲東宮學士。侯景亂。簡文帝命信營朱雀航。景至臺城陷。信奔江陵。除御史中丞。來聘。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出爲宏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拜洛州刺史。爵義城縣侯。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

還其舊國。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王褒留而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著述二十卷。止入魏以來。見北周滕王宇文弋集序。按晁氏云。太宗端拱中。進士劉安國酷愛哀江南賦。雖日。未食而不飢。蓋詞氣鼓動。快哉。愜心而已。故前賢評品。以爲風雅之變。而流宕之勝者。朝野僉載。梁庾信初至北周。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言者。

姚旅露書。莆田姚園客曰。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選朱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異。古或不忌。至如騶虞九節。後曰。詩歌九節。如吟猿落雁。後曰。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後曰。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子山只務琢句。不計文理故耳。按齊魏收嘗謂邢昺於沈約作賦。余亦謂唐王勃嘗於庾信賦中作賦。蓋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偷子山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也。如姚所摘。實皆警句。不得以重疊疵之。

北周滕王宇文弋集序云。信隆山嶽之靈。縑烟霞之秀。妙善文詞。猶工詩賦。洵哉言也。庾賦集中共十四篇。無不工麗。如小園賦。傷心賦。春賦。七夕賦。蕩子賦。竹杖賦。箬竹杖賦。象戲賦。鏡賦。燈賦。對燭賦。鴛鴦賦。及枯樹。哀江南。其警句。摘之不勝其摘。而零金斷玉。尙有愁賦數語。見宋葉廷珪海錄碎事。猶堪令人諷誦不已。賦云。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又云。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門終不開。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燒愁能得然。閉門欲驅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齊書邢昺字子才河間鄆人十歲便能屬文除著作佐郎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昺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讀誦俄遍遠近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有新宮賦

齊書魏收字伯起曲陽人年十五頗已屬文初除太學博士遷侍郎典起居注併修國史孝武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除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兼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收在館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使還禁昕收其臺久之得釋收位既不遂求修國史輕薄尤甚人號驚蛺蝶久之仍兼太子詹事收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少師女夫家坐事帝并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三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收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定武二年國家大事詔命皆收所作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云北史劉晝傳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晝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才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隋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

隋書陽休之傳。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

隋書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示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及年十五。日數千言。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歸。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皇建初。下詔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陳公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卒謚曰文。卽唐李百藥之父也。

隋書薛道衡傳。字玄卿。汾陰人。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大定中。授儀同兼散騎常侍。聘陳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臥。聞戶外有人。必怒。其沉思如此。有宴喜賦。

隋書于宣敏傳。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

隋書潘徽傳。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併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凡三十卷。

隋書杜正元傳。楊素負才傲物。正元無所屈撓。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及至。卽令作賦。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隋書王貞傳。字孝逸。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作啓謝。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貞後上江都賦。賜錢。

百萬。

明張溥云。盧子行自齊入周。作聽蟬詩。遷武陽太守。作孤鴻賦。淪滯官塗。作勞生論。憂愁所寄。並爲時稱。然譚世變。刺炎涼。論乃獨出矣。

文士傳。張儼、張純、朱異。俱童少。往見朱璩。璩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賦犬。純賦席。異賦弩。三人名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璩大歡悅。

南史卞彬傳。彬廢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又作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有指斥。其蚤蝨賦序云云。皆實錄也。

南史文學傳。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北史劉瑤傳。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

賦話卷九

舊話三

唐太宗賦序。許敬宗家有小池。作賦賜之。

許敬宗傳。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在唐史姦臣傳。

唐書崔仁師傳。太宗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

唐詩紀事。薛收善屬文。爲秦王府主簿。金部郎中。武德七年卒。太宗卽位。語元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鶯鶯。元敬年最少。爲鷓鴣。收琵琶賦云。爾其狀也。龜腹鳳頸。熊據龍旋。戴曲履直。破觚成圓。虛心內受。勁質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風而運軸。感四氣而鳴絃。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桂的歷以星懸。

紀事。虞世南。越州人。太宗稱其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文館。世南與焉。同作琵琶賦云。體備商角。韻包宮羽。橫卻月於天漢。竊迴風於洛浦。始聞絃之旣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步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又云。其奇趣則抑揚嘈噴。聯綿斷續。紆餘雙鶻之吟。清壯三奏之曲。望南山之遙翠。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娼女有可憐之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

王績答馮子華書。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峩蕭瑟。真不可言。楊班之儔也。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一本以相示。

紀事。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名姓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黠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

華國編。王勃九成宮東臺賦序。金石千聲。雲霞萬色。可駕所作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上。

舊唐書。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楊炯獻孟蘭盆賦。詞甚雅麗。賦格。楊炯渾天賦有名。後兩段襲用天問。微嫌弩末。

偶雋。唐著作局有雙槿樹。盧照鄰同崔少監作賦。序云。蓬萊山上。卽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揚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幹。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剪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賦云。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薜。鬱鬱亭亭。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蒂紅蕤。玉葉蒼枝。露華的皪。風色徘徊。寂寞條利。棲閑此地。委命舒卷。隨時榮頡。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逍遙之致。賦出。一時競寫。因名著作爲雙槿署云。

駱賓王在徐敬業府爲敬業檄武后罪狀武氏覽及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有螢火賦末聯云倘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亦可哀矣

困學紀聞駱賓王螢火賦序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朱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唐文藝傳謝偃常作塵影賦二篇太宗愛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時李百藥善詩而偃善賦按述聖云者本太宗自序而述之也華國罔不知偃作而附入闕名且云當是房杜諸公手筆豈非嚙語

紀事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霑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神農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霑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開紫苔而裏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慙魏宮之烏悲慙漢殿之紅蓮崔公博學莫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舊說乎博雅云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至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邪梁簡文詠薔薇曰緣塔覆碧綺依簷映昔邪或言屋上木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屋生出酉陽雜俎鳥悲未詳大凡武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附易之兄弟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撰武后哀册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李百藥傳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蝶無度。乃作替道賦以諷。他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百藥幼多病。祖母以百藥爲名。七歲能屬文。有說徐陵文者云。藉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邠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驚喜。齊陸又謂其父云。此兒卽神童。

劉允淪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拜著作郎。

唐書。劉知幾著慎思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紀事。崔湜以文詞稱。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賜死荊州。弟液坐湜亡命郢州。作幽征賦。遇赦還。

唐書。徐彥伯七歲能爲文。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緝。秉筆累朝。後進翕然慕倣。紀事。中宗景龍二年。始作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徐彥伯與選直學士。三年二十三日。南郊。上南郊賦。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鸚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後進士效之。謂之徐濫體。

紀事。劉禹錫曰。昔宋廣平燬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緇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耶。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

然後爲是文耶。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曷能自異。皮日休曰：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能吐婉媚詞。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之體，殊不類其爲人。

偶雋張曲江九齡在相位，每見帝極言李林甫方同列，陰欲中之。會將牛仙客實封，曲江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曲江誹謗于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曲江乃獻賦自況，其末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又爲燕詩，末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唐高蓋花萼樓賦序：開元中，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郭，以眷夫代邸之義。舊書：中宮起樓，以花萼相輝爲名，所以敦友第之義也。有司盛稱茲樓，竝命賦之。

紀事：李白云：余昔於金陵見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以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賦以見志焉。唐書：杜甫，字子美，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大禮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紀事：子美獻三賦，崔國輔、于休烈，每稱述焉。

唐書：藝文志：李淳風太乙樞會賦一卷，又註顏之推稽聖賦一卷。

唐書：蕭穎士傳：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己，調陵參軍事。穎士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以譏林甫。

唐語林：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

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郁鶴。映旭日之葱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則命徵般石之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與穎士齊名稱蕭李。

紀事。陶翰。潤州人。開元中爲禮部員外郎。以冰壺賦得名。

唐書。呂向。字子回。開元十年召入翰林。時帝遣探天下姝好。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衆厲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紀事。孫逖。河南人。年十五。崔齊公日用試上火爐賦。援翰立成。甫冠。三擢甲科。吏侍王丘試竹籊賦。降階約拜。待以殊禮。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若賦甚佳。但恨未敍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橐。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曰。黃裳曰。惟林生敍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困學紀聞。錢起名在第六。豹島賦。

呂溫由鹿賦序。貞元丁卯歲。予南出穰樊。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致羣鹿也。乃感而作由鹿賦。

紀事。裴度、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疆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後作相。立殊勳。致太平。已見於文矣。唐趙璘云。晉公作賦。觀其氣槩。已如此。進士李爲作淚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貨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終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優劣矣。

廣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瑄。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呂大防韓譜云。壬申春登進士第。公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按姚康科第錄。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記錄於第四。非也。按賦見公外集。詩則逸久矣。

柳宗元傳。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前客。作賦自做曰懲咎。柳河東集。唐人惟柳柳州可稱騷學。獨擅。淒情哀旨。自怨自悔。雖其人不足言。其志大可悼也。故懲咎閔生。足勝昌黎復志閔己。

李翱幽懷賦序。朋友有自歎者。賦幽懷以答之。

酉陽雜俎。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

翰苑新書。楊恭爲國子祭酒。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唐書陸辰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辰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唐語林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上試制科於宣德殿或下等者卽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嘆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綬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白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卽位悉令於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於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困學紀聞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獨孤綬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白居易集年譜貞元十六年庚辰二月十四日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撫言云攜調校書郎李逢吉初不爲意及覽賦頭云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大奇之元稹爲集序云貞元末進士尙馳競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都下矣

紀事劉禹錫附叔文擢度支員外郎人不敢斥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禹錫貶連州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及是執政禹錫久落魄乃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欲感諷權要久之召還乃作元都觀詩貶播州

唐書高郢九歲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語林云文宗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紀事白行簡居易弟字知退小字阿憐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螻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又曰夕挂于壁如滿月之在天曉用于人狀圓荷之映水以五色露賦登第一賦載文苑英華其次卽賈餗三卽王起也

賦鈔箋略白敏中字用晦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武宗雅聞居易名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召入翰林爲學士官至太傅有息夫人不言賦

偶雋唐京兆府解送率以在上十人謂之首送小宗伯倚而選之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乃秋試榜云特加試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當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惟盧宏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有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服其精當遂奪宏正解頭後宏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離務又中老拳

唐語林喬彞京兆府解試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人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彞不肯作曰兩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彞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濤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彞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玉海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第一人。主司呂渭試日五色賦。其事詳見前二卷。按是年同時如湛賁崔謹賦俱佳。賁句云。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祥光傍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並建社之士。護句云。乘虛散彩。狀朝烟之曖空。緣隙通輝。若晴虹之入戶。連畛瓜見駱賓王詩。一頃南山豆。五色連畛瓜。晴虹用楚辭。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也。見賦彙錄要箋略。

唐潘炎日抱戴賦序。唐景龍元年。上黨日抱戴。聖教之符。孝友之感也。按晉書。在日上爲戴。向日爲抱。潘句云。陽光景耀。抱黃道而在中。喜氣氤氳。戴赤霄而直上。惟抱也。同衆星之拱北辰。惟戴也。比萬邦之奉元后。全上。

偶雋李贊皇德裕嘗左宦宜春。盧肇以文見知。肇工於賦咏。見有舞柘枝者。賦云。帽瑩隋蛇。熠熠泛蘭之裾。舞翻莊蝶。翩翩狎蕙之風。牛奇章僧孺亦重其文。嘗延於中寢。會侍妾沐髮。方捧髻插釵。奇章曰。何妨一詠。肇卽應聲曰。神女初離碧玉塔。彤雲尤擁牡丹鞋。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唐書盧肇進海潮賦。敕曰。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賦鈔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翰林學士。作賦格三卷。有迴文錦賦。

唐語林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仰輿云。主司愛賦。十九得官。羅曰。主司安邑住。仰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尤可。三楊殺我。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輕薄之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偶雋。唐制舉人試日。日暮許燒燭三條。德宗朝。主文權德輿於籠下戲云。三條燭燼。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遂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

唐書。舒元輿傳。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本事詩。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司空圖爲注之。

唐語林。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不識題。訊同舖。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吳武陵傳。太和初。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祖道。武陵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乞以第

一人處之。
北夢瑣言。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郎中業八韻。惟螳螂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

文苑英華。五色露賦三人。一白行簡。二賈餗。三王起。行簡賦云。花柳拂着。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士。餗賦云。鍊石初染。狀媧皇之補天。鴛瓦纒霑。類彩鳳之巢閣。起賦云。倘在琉璃。味無忝於甘醴。如浮葭。莖色詎變於凝霜。又見賦彙錄要。按紀事。起字舉之。元和末爲中書舍人。官至左僕。四典貢舉。皆知名士。

淵鑿類函。陳黯送王棨序曰。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卷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並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卽賀其登選於時矣。

唐詩紀事。高郢豐亭夜課。有石幣小如錢。旋走案上。郢取諸試目。散置盤中。視令銜之。銜得沙頭獨鳥賦題。細搆之。已而果以是題試第一。

唐書。孝友傳。裴敬彝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以釋。

北夢瑣言。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岬謂朝賢曰。此賦一片宮商也。

陸龜蒙幽居賦序。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口里。欲吟咏性情。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開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居。則沈約有之矣。乃作幽居賦。

又溫庭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紀事。李商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紀事開成二年。帝命高鍇復司貢籍。詔曰。夫宗子維城。本支百代。封爵所宜。毋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鄉精揀藝能。勿妨賢路。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牧。乃以榜元及第。高置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高鍇奏曰。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詩一首。最爲迥出。更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徒。四面搜採。臣並與及第。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伏望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云云。

野獲編。唐僖宗時。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題。士子作詩云。主司何事厭吾皇。却把黃巢比武王。紀事。周繇。字爲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

武宗會昌初年。周墀木鷄賦及第。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起自長慶至此。凡三領貢籍。墀時刺華州。以詩寄賀云。曾忝木鷄夸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

紀事唐以府元被納者九人。平曾其一也。會長慶二年同賈闕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曾後謁李固言於蜀幕中。皆名士。曾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李覽命推出不旬日。再獻蝦魚賦。曰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烏鳶所獲。奈魴鯉笑何。李覽之。遂不至深罪。

紀事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廢。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烏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颺。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巖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巖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杯酒間。雖居沽無間然矣。璘與李羣玉相遇嶽麓寺。羣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羣玉破題而授之。璘略不佇思。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野人頭。羣玉遂屈。崔詹事遣璘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作中單襜褕衣之。

紀事薛昭緯以侍郎掌貢舉。試未明求衣賦。王贊圖爲榜首。

偶雋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文江滔亦以此擅名。賦唐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袞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之難留。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皇隔越。幾悽愴于平生。又賦景陽井云。莫可追陪。玉樹之歌聲。逸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

然又賦館娃宮云。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又賦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又賦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凡此十數聯。皆研確精微。當時傳諷。

十國春秋。徐寅。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裁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祕書省正字。嘗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誤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出。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僮夫。望英風而膽落。梁王得賦大喜。遺縑五百疋。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晉山克用則眇一目者也。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斬蛇劍賦。御溝水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其珍重如此。斬蛇劍賦略曰。磨霜礪雲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鏑。蓋以歷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烹若窮鱗。常山之首尾。胡爲斷如朽索。斯劍也。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雖行大義。亦假雄銘。龜文龍藻。玉鏤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兮。如我淬。七十陣兮。摧而剛。空山吞象之蛇。豈銳逆鏑。大澤銜珠之血。不污星光。御溝水賦略曰。重輪而瑞蘸紅日。五色而光搖彩霞。時時而翡翠隨波。飛穿柳禁。往往而鴛鴦逐浪。銜出宮花。人生幾何賦云。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鴛鴻難尋珠履。又云。南陵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昨日笑而今日哭。又云。常聞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初王延彬刺泉州。寅每同遊賞。凡十餘年。常被病。求藥物于延彬。延彬答書。善自調護。亦可。

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用賦語以戲之也。寅有賦五卷。其最著者過驪山賦。略曰。宅彼岡巒。光斯陵闕。嫌示儉于當時。更窮奢於既沒。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河。帖玉懸珠。皓窮泉之日月。嶸嶸層層。不驚不崩。斯高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興。軹道一朝。璽獻漢家之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勾踐進西施賦。略曰。寶馬騰龍。香車輾風。迎織女于銀漢。聘姮娥于月宮。炫燿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剪紅。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卷。坐令倏口。因珠翠以進言。立遣謀臣。弃洪濤而不返。

偶雋。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聰賦云。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西瓦馱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監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九封。

偶雋。寇豹謝觀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尙。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山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豹大駭服。

五代史。桑維翰傳。初舉進士。主司惡桑與喪字同。有勸不必舉進士。維翰著日出扶桑賦。又鐸鐵硯示人曰。硯敝不改。卒舉進士及第。

五代史傳曰。扈蒙善屬文。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爲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覽而稱善。

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攜賦一軸謁李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鐘捧日等賦指示琪曰。常患近年文字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知名。

五代史。李懌傳。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

困學紀聞。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一夕話。唐時有童子應試。題爲腐草爲螢賦。童子不知出處。問一老於場屋者。隨口答曰。草卽唐詩青青河畔草。又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螢卽三字經如囊螢。童子遂作一聯云。昔年河畔。曾邀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卻照聖人之典。主司擊賞。遂中式。老者仍落第。

賦話卷十

舊話四

宋史梁周翰傳。翰字元褒。十歲能屬詞。乾德中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多傳誦之。

宋史傳曰。趙安仁。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時多獻賦頌。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詔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

和嶠傳。淳化三年春。直集賢院。獻觀燈賦。詔付史館。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酺。跨驢出遊。構賦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夏侯嘉正傳。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舉進士。使於巴陵。爲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木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太宗知其名。召試。擢右正言。直史館。

錢熙傳。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

又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及卒。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泊宅編王欽若召入學士院試賦一篇。

玉壺清話李南陽至嘗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歸然於中一金龍蟠踞於床之上碧髻金鬣光射天池旁有綠衣道士轉盼若巖電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余將拜龍輒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爲賓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古今詩話淳化中合州貢羅江桃花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卽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卽搖尾飲食如故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于熙陵之側翰林學士李至作桃花犬歌王禹偁作園林犬賦。

玉壺清話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

賦鈔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由監丞遷左拾遺直史館咸平三年舉賢良方正五年掌銀臺覽天下奏章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上稱得諍臣體曰此吾汲黯也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六年冬病卒著咸平集五十卷有春色賦曉鶯賦春雲賦楊花賦雁陣賦傳誦人口。

又云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與同輩課試以尺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

字其雕琢皆類於賦。又嘗爲數闋。其略曰。歌邊雲兮慘容色。舞迴風兮腰一搦。又曰。梨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烏雲易散。鄉人田錫嘗曰。朱拱正一闋。乃閨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琅琊代醉編。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闕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葉夢得避暑錄話。呂文穆公蒙正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與趙韓王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士賦。文穆詞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

又祖宗故事。進士皆試詩賦一篇。惟富鄭公弼以茂才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

魏泰東軒筆錄。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扈言日出賦。願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尙。今此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說類。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見歸

田錄。

四朝聞見錄。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太宗以卮言日出。試士於廷。孫何等不究厥旨。賦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太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卮潤也。是歲以何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於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按何淳化三年進士第一。云真宗者。誤。以上三條互有同異。並存之。

四庫全書文恭集。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謚文恭。當時朝廷大著作。典重瞻麗。上法六朝。于韻語尤工。有正陽門賦。又顏子不貳過賦。最工。蓼花洲閒錄。祥符中。蜀中兩舉子赴試。夜宿張亞子廟。風雪夜深。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如晝。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凋改。既畢。朗誦。兩人私喜。謂此爲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無一字忘。至御試。果出是題。韻腳亦同。兩人皆昏然。不復記憶。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與廟中無一字異也。

澠水燕談錄。艾穎侍郎少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第。授穎書一冊。乃春秋左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擢甲科。

宋史。許洞。吳人。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

澠水燕談。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

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八月再預廷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指面前池水曰。但此水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園丘象天。皆中高選。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皆符夢言。

宋史。晏殊傳。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旣成。上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

東軒筆錄。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褊孩兒者乎。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開而笑曰。苗君竟倒褊孩兒矣。

代醉編。李文定迪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旣廷試。遂爲第一。避暑錄話。韓魏公與宋尙書同試中書賦。琬圭。宋公文稱已著。韓公以二名登科。世尙未盡知也。或問韓

公則愧謝曰。某其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而韓公爲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

何蘧春渚紀聞。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朱子名臣言行錄。蔡齊字子思。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亟以第一賜之。

偶雋。范希文仲淹。少時作蠶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味。故得蠶之妙處。

又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人皆期其有將相器。

范忠宣公集。公純仁。字堯夫。文正次子。作襄城宰。汝州太守。席上作秋風吹汝水賦。立成。

名臣言行錄。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

說類。歐陽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皆翰林偃亦然。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公嘗云。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

野獲編。歐陽文忠典試出題。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賦。時謂多一而字。錢氏子因作詩云。試官偏愛外生兒。

崔公度傳。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許將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之曰。君辭氣似王沂公。未可量也。

藝文類聚。嘉祐中。劉幾累第一。驟爲險怪語。翕然成風。歐陽公深惡之。有舉人論云。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戲續曰。秀才喇。試官刷。大朱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數年。公爲御史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第一。乃劉幾。易名輝。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人。莫不以公爲知言。又筆談云。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

公爲御史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盡。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

洪邁容齋隨筆。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自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

丹淵集。文同。馮京榜進士第五。蓋軫象天地賦。

鶴林玉露。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家貧甚。讀書於潛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坐。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潛山集。按偶雋所載。又作滕元發。京。皇祐元年進士。

癸辛雜識。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置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

偶雋鄭毅夫久負魁望。滕元發文名亦不在其下。及廷試。圍丘象天賦。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賦破。滕云。大禮必簡。圍丘自然。鄭云。禮大必簡。丘圍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滕嘗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猷猷愛君。成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第三。鄭卻無陸謝之備。遂用滕記。

夢溪筆談。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牡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鯨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傅家集。司馬溫公嘉祐三年八月廿七。上交趾獻奇獸賦。

垂崖文集。張詠作鱖魚賦序云。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卽怒。多爲鷓鴣所食。因而賦此。以刺世人之褊薄者。

公是集。宋劉敞撰。敞字原甫。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與弟攸齊名。敞尤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工律賦。多至二卷。

蘇東坡前後赤壁賦高出歐陽文忠秋聲賦之上。謝疊山云。學莊騷文。卻無一句與莊騷相似。見辯體。蘇轍黃樓賦序。熙寧十年七月。河決於澶淵。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守。吏民爲備。故水至而民不恐。水既涸。請增築徐城。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亞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乃作黃樓之賦。東坡嘗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反以爲不如。蓋子由爲人。不願人知。故其文似其爲人。及作黃樓賦。乃稍自震厲。若欲以警。憤憤者便以爲僕代作。此殆見吾善者機也。按兩蘇皆有屈原廟賦。宋祝堯謂大蘇賦如危峯特立。有嶄然之勢。小蘇賦如深溟不測。有淵然之光。

古賦辯體。蘇過字叔黨。以文章馳名。時號小東坡。過嶺作颶風賦。尤爲人膾炙。若其思子臺賦。則有韻之論爾。

秦觀傳。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

張耒傳。幼穎異。十三歲能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蘇軾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聲。按耒字文潛。有大禮慶賦。原出雅頌。病暑賦。全用招魂。

江鄰幾雜志。章相性簡淨。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先朝嘗開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聞乎。曰不知不知。勿劇別出一題目。教由寒暑賦。既非已豫。先杼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曰。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城廟裏沾良玉。夫子門牆弄箴箕。惟有太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又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近親賦云。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於吾親。試官掩卷大笑。傳爲口實。

吳淑傳。以近臣荐試學士院。預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

困學紀聞。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魯昭之馬將爲楨。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墜。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處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蛇出泉臺。聲姜薨。烏鳴亳社。伯姬卒。

春秋類對賦。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徐晉卿撰。有皇祐三年辛卯正月望日自序。按春秋賦見宋藝文志。有崔昇。裴光輔。尹玉羽。李象諸家。而晁氏讀書志又有楊筠分門屬類賦十篇。獨不載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亦無之。則諸君子皆未之見者。古人之書。往往不盡傳於後世。並其姓氏失之。若祕書賦是也。屬對之工。如施氏沉郤鑿之子。鄭人奪堵狗之妻。晉荀躒掩耳而走。渾良夫被髮而譟。吳有越若腹心之搆疾。虞得虢猶唇齒之相依。七札夸由基之射。六鈞傳顏高之弓。子干食百人之餼。桓子獲千室之封。錦二兩。子猶受申豐之遺。珠一簾。趙孟得吳王之賜。夫差三年而報怨。長萬一日而至陳。叔孫烹狗以啖吏人。華元殺羊而食戰士。楚軍之恩如挾纊。衛邦之亂若棼絲。臧文仲祀烏於東門。已稱不知。季平子

川人於毫社。可謂非仁。子羽知四國之爲。使修辭令。趙孟觀七子之志。命賦聲詩。

學易集。宋劉跂撰。宣房宮賦。世尤傳誦。然是邇年文體。猶是強追古躅者。若視當時五鳳樓等作。則又反陋於此矣。

古賦辯體。黃山谷諸賦中。惟悼往賦。猶有意味。他如江西道院。休寧煎茶等賦。不似賦體。只是有韻之贊銘。

黃庭堅賦序。姨母文城君作白山茶賦。蓋以自況。類楚人之橘頌。感之作後白山茶賦。此木產於臨川之崔嵬。是爲麻源第三谷。故是花也。稟金天之正氣。非木果之匹亞。按此賦言木果。似非今之白山茶。

古賦辯體。洪舜俞老圃賦。雖未免簇事。然治擇精。援引工。亦得鮑謝之祖者也。

困學紀聞。晁無咎補之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又澹菴云。韓安國不能作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又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班孟堅兩都賦序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周邦彥傳。邦彥錢塘人。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又葛勝仲入爲太學正。一日上幸學。多獻頌。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以勝仲爲首。

劉弁傳。元符中有事於南郊。弁淮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以爲子雲相如復出。黃伯思傳。伯思字長容。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

梁谿文集。李綱含笑花賦序云。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然。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之賦。按蒙恩句。指朱勔花石綱也。

會稽三賦。宋王十朋撰。一曰會稽風俗賦。二曰民事堂賦。三曰蓬萊閣賦。以上皆高宗紹興戊寅年秋冬爲府簽判時作也。明陶望齡合三賦序行。而註之者則渭南逢吉也。

莆陽知稼翁集。宋考功員外郎黃公度著。公度字師憲。紹興八年進士第一。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解試和戎國之福賦。又賢人國家之利器賦。

偶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陵。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淒然出淚。其年第五人方翥。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使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偶雋。周益公必大。紹興丁丑詞科。以交趾進馴象命題。就試之士。僅能形容畫象及塑象而已。惟公盡馴象生意。有云。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又曰。靡憚奔馳。幸舍鳶飛之跼。跼。無煩教授。俾陪舞獸之般般。主司驚異。遂中首選。

偶雋。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秋試閱雨。有志於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宏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困學紀聞。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越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又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賦。末韻云。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舜由仁義行。賦云。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又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鱠。釋椎鑿而對。輸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也。

又袁樞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爲遠大器。

茗溪劉一止三友齋賦序。一塵友命曰白友。一拳石曰碧友。一琴曰黑友。因名其齋云。

宋史趙鄰幾傳。鄰幾字亞之。家世爲農。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言。人多傳誦。

宋本滋溪書堂記曰。元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同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衡以礪石賦中公試。往往誦其警

句名藉甚。

齊東野語。李璧李真同登科。皆以文名。而律賦非其所長。

宋史選舉志。紹定四年。臣僚言。乞戒飭漕臣嚴選考官。地多經學。則博選通經者。地多賦學。則廣致能賦者。主文必兼經賦。乃可充其職。

四朝聞見錄。留公元岡。字茂潛。與真文忠公德秀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於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

老學庵筆記。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宏基。宏基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遼史曰。劉嘏。六符子也。聖宗一矢斃雙鹿。嘏乃獻賦。上嘉其瞻麗。

又張子齡。字子壽。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嘉其才高理妙。

金史選舉志。明昌元年。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詩賦。誦大小六經。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

金史傳曰。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第。

又曰。賈鉉。泰和六年御試。上曰。丞相崇浩嘗謂試題頗易。由是諸進士例不讀書。朕今欲以日合天統爲賦題。賈鉉對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

宗室傳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內。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金史傳曰。郝天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此所以文貴實而不貴華也。

金史。劉昂傳。高祖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

金史。鄭子聃傳。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中第一甲第三人。

金史。李純甫傳。純甫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

元史。熊明來傳。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

元史傳曰。陳孚。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又曰。謝端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

輟耕錄。樵李願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復初曰。今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人戰國名。何燕之稱。慚服而歸。

明紀。洪武元年十一月。命東宮官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因賦曲宴。又洪熙元年正月。賜三公及九卿天元玉歷祥異賦。

宋濂恭跋御賜詩後曰。洪武八年秋八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敕大官進天廚奇珍。

水東日記。閩人鄭琳讀書播耨。不求聞達。自號耽犁生。吏部侍郎練子寧爲作耽犁賦以道其意。周敘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曰。聖天子嗣登寶位。越十有二年。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

水東日記。臨江潘若水與解縉謝員稱吏中三傑。有桃源賦。

明詩紀事。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据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又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賦萬言。又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作金陵三賦以當帝京。

明詩紀事。王燧字汝玉。良洲人。嘗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

偶雋。楊用修與諸才士宴集。偶談及唐人謝觀白賦云。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一客效之。作黑賦曰。孫贖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或謂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火三月延燒。照天燭地。用修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三月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墮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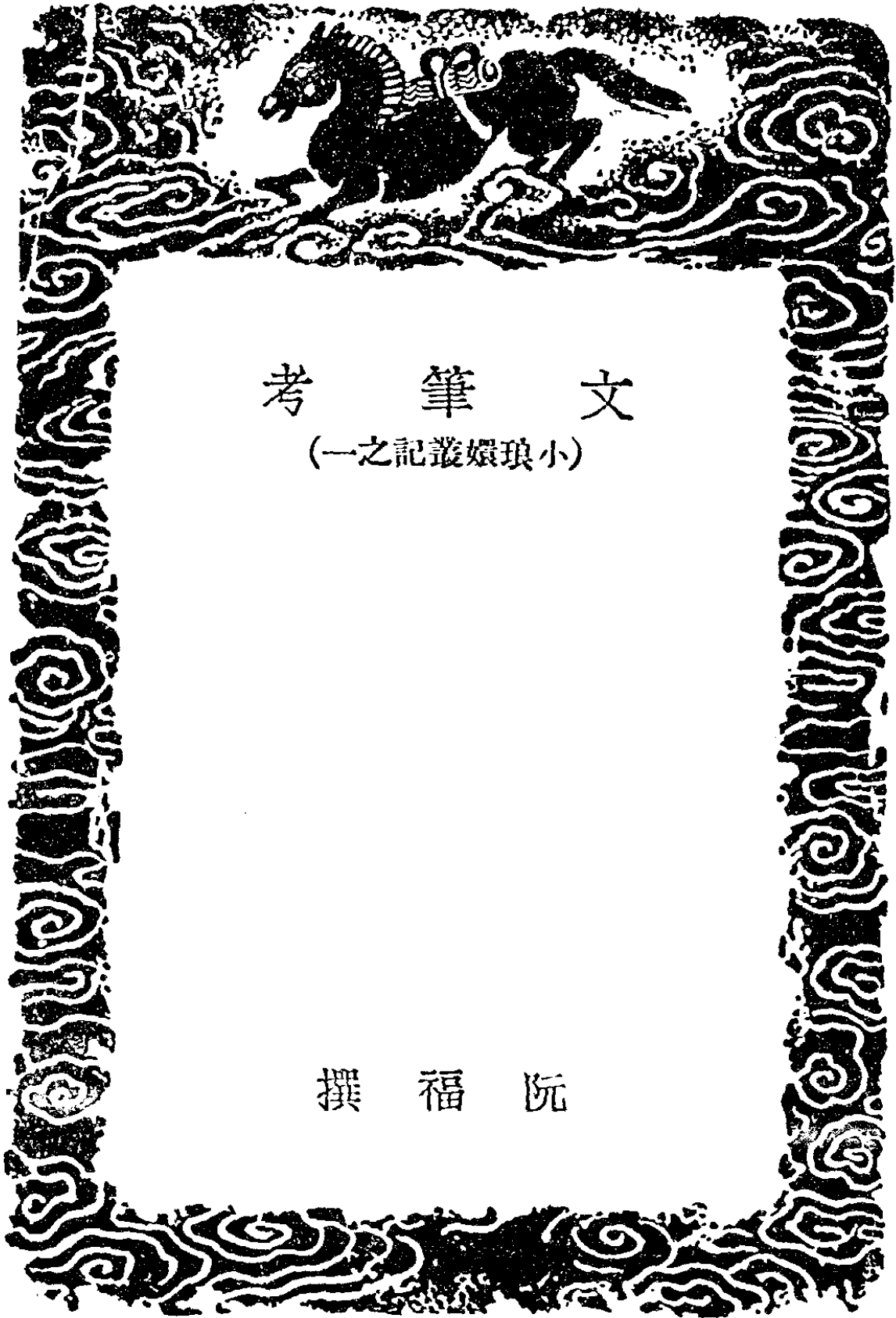
非佳況。余居堯山堂。與家兄春甫見後。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驪賦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成陣。風獵柏府之旁。洗硯而墨池渾。迴車而耘林暮。並不作點鬼簿語。因相語鼓掌大噱。

野獲編。成化宏治年。吳中祝枝山允明。唐六如寅。先後負雋聲。饒艷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予少時曾與友人賭抄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盞。參輦者。玉帳牙旗。口簾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大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頗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汛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却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媠。亦是有致。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劉鳳續吳先賢傳。唐寅嘗作昭恤賦以自哀。

四友齋叢說。東橋甚重視枝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卽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枝山天才非不過人。但旣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卽一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詞。序託意旣高。而遣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治世餘聞。程篁澈學士敏政。代謝于朝。注雪心賦。
明詩紀事。桑悅字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者。市本朝兩都賦。無有恥之。作兩都賦。



考 筆 文
(一之記叢嬭琅小)

撰 福 阮

本館據文選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文筆考

清 揚州阮 福撰

文筆二字。唐以前之書分之甚明。往往有善屬文長于筆之稱。至宋元以後。無此稱矣。家大人以此策問學海堂諸人。命福先對。爰考之諸書。得廿餘條。列之成篇。後堂中諸人所對。亦皆精確。有福有而彼無者。福無而彼有者。劉君天惠、梁君國珍、侯君康、梁君光劍。四篇爲最。已刻入學海堂集矣。福今將四君之作及福之所對。合錄成冊。并謹將家大人學經室集中凡論文筆文韻之作。錄出四篇。冠諸卷首。

文言說

學經老人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以詞即文也。不得。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擊經老人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

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子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襍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孳經老人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己。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于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文韻說

學經老人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剏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實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卽如雌霓連螭。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文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剏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先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濕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觀。卽無聲音矣。無

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忘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視，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于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速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風梧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華棗，雍雍，萋萋，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於其間哉。此即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其不可見者，後人無述可尋矣。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為志為詩偶三，手之足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聚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窮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實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實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實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文內實有韻字，从

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學海堂文筆策問

學經老人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纂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纂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臯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

陳書陸瑋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

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榘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摛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豕繁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椎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婢。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亦名不

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

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

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

繫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咏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

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

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

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

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

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子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鏘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柝。卒不能困。

趙璘因畫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

姑蘇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

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附錄文筆考

南海生員劉天惠

或謂文莫高於昌黎。韓筆杜詩。吟自好問。孟詩韓筆。說始趙璘。猶以爲筆亦文之稱耳。及讀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曰。子長在筆。我長在論。以矛陷盾。卒不能困。是不以能文許昌黎也。梁元帝金樓子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文心雕龍云。有韻者謂之文。無韻者謂之筆。其言文與筆顯然有別。始甚訝之。爰考於史傳而究其名義。然後所謂文所謂筆者。始明白可見焉。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贖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敘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提能文之譽焉。蓋漢尙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如射覆之類。至於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荅客難非

有先生論二篇結之云。明然非獨西京爲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然非獨西京爲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爲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尙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章懷注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爲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駰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疑解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爲文矣。然非特漢京爲然也。三國魏時文章尤麗。魏志王衛二劉傳評云。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今按諸傳中。或稱有文采。或稱以文章顯。或稱文詞壯麗。或稱著文賦頗傳於世。而粲傳獨云善屬文。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魏文帝典論之言蜀志卻正傳。稱能屬文。評曰。文詞燦爛。有張蔡之風。而傳載其釋譏。傳云。依則先儒。假文見意。魏志吳志韋曜傳。稱能屬文。而載其博奕論。華覈傳評其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傳載其草文。四言有韻則三國時所謂文。亦以詞賦爲宗矣。何者。文之爲。字象交形。物交斯體。有偶。義歸采畫。詞采則氣必諧。大抵綺縠紛披。宮商靡曼之作。皆原於騷賦矣。故溯其流。凡駢儷藻翰。皆得謂文。而窮其源。惟敷陳鏗鏘。乃副斯號。所以羣書七略。賦與其間。文選卅篇。賦居厥首也。雖然。漢魏導始。體製未繁。雖奮其斧藻。健於爲文。而苟非史官。無煩載筆。景君之前。墓表未傳。仲文以還。石誌乃作。載考

晉書蔡謨傳。文筆肇端。自茲以降。厥名用彰矣。請略言之。樂廣傳。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成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張翰傳。其文筆數十篇。曹毗傳。所著文筆十五卷。袁宏傳。桓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王儉傳。儉手筆爲當時所重。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才思無窮。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握瑜懷玉之士。瞻鄕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如此。筆亦如之。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歌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易一字。魏書溫子昇傳。子昇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北史溫子昇傳。梁武帝使張舉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序。陳書陸挾傳。所製文筆多不存。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徐陵傳。世祖高祖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岑之敬傳。之敬始

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姚察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又云。察博學洽聞。其手筆自古猶難輩匹。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以示陸卬。卬曰。已大見其文筆。浩如長河東注。房彥謙傳。彥謙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文藝傳。蘇頌字廷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故時號燕許大手筆。楊炯傳。徐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於詩篇。宋史楊億傳。文筆雄健。元史歐陽元傳。元日直內廷。多所撰述。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凡茲稱筆。皆爲直言序述之辭。筆從聿。聿者述也。體近乎乙部。義托於龍門。乃文海之別裁。與金樓相證發者也。然其稱名盛於六朝。衰於兩宋。柳穆而後。佶屈聱牙爲古。散野拙質爲高。卑視建安七子。何足算。規摹韓柳八代。起其衰。至於有明文弊極矣。觀宋元以下之史。稱筆者。惟楊歐二公。吾見罕已。非其驗乎。乃有才能搦管。便擬持衡。六經三傳。任其批評。遷史班書。供其翦截。至於屈宋卿雲之制。別以賦編。秋風天馬之詞。列爲詩集。謂與選文無涉。反議昭明爲非。斯真不知而作。弗正其名者矣。

文筆考

南海生員梁國珍

六朝文筆之說。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而劉勰文心雕龍非之。謂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蒙竊廣其說而詳攷焉。如延年所云。是以文爲筆耳。不知文與筆自是

二種。故六朝迄唐有專言筆者。有兼言文筆者。亦有詩與筆對言者。按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隋書經籍志前漢雜筆十卷。吳晉雜筆九卷。又東觀餘論唐施肩吾集。以雜筆二篇附於後。此專言筆者也。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他如蔡謨有文筆論議。晉書蔡謨傳。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劉師知工於文筆。劉師。武帝之於傅亮。南史傅亮傳。武帝登庸。任記室。輒求同著。尙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知傳。武帝之於傅亮。南史傅亮傳。武帝登庸。任記室。輒求同著。尙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後主之於陸炎。陸炎傳。炎所製文筆多不存。又如劉瑤之兼善文筆。北史劉瑤傳。杜景佺文筆宏贍。朝野僉載。魏武之選尙書郎。魏武帝選舉。令國家舊法。選尙書郎。取年未五十。蕭衍云。後太尉長史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陸印見李懷州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隋書。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陸印見李懷州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隋書。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是以詩筆對着。故放翁筆記轉疑筆卽爲文。正如顏延年所云者。管總而攷之。韻語比偶者爲文。單行散體者爲筆。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凡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乃得名曰文。說文曰。文。錯也。象交文。凡偶皆文。文卽象其形也。故孔子著易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文言數百。幾於句句用韻。且多用偶。此非文章之祖而有韻曰文之證乎。六朝迄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老杜亦云。賈筆嚴

詩元好問亦有杜詩韓筆之論。至若任昉猶長爲筆。路粹人嘉其才而畏其筆。魏志王粲傳注胡叟人奇其才而畏其筆。見北史梁書何仲言與范雲結好。一文一詠。雲輒稱賞。成公綏張華見其文以爲絕倫。唐書李乂工屬文。如此類者。見諸史傳。不可枚舉。而宋以後。若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自歐陽修出。倡以單行爲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鞏起而和之。見宋史文苑傳序而文筆之稱遂混。元史謂歐陽元以文章冠世。多所撰述。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焉。則又襲六朝舊語。不復能辨別矣。

文筆考

番禺侯康

老學庵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歷舉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沈詩任筆。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詩旣如此。筆又如之。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數語蓋因其以筆與詩對言也。然六朝多以文筆對言者。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杜之偉求解著作啓云。或擘文瞻筆。或彊識稽古。文心雕龍章句篇云。裁文匠筆。序志篇云。論文敍筆。時序篇云。庾以筆才愈親。溫以文思益厚。才略篇云。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是文非卽筆。放翁所言誤矣。又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周書劉瑤傳。兼善文筆。若文筆爲一類。則何以云兼乎。尋其旨緒。乃文與詩爲一類。非與筆爲一類。文筆詩筆。字異義同。劉彥和所謂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也。金樓子亦云。不便爲詩如閤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

連哀思者謂之文。更可證也。詳觀史傳中。其以文筆合稱者。指不勝屈。如袁翻與祖瑩文筆之美。見稱先達。梁使張皋寫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後子昇卒。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畢義雲集李廣文筆七卷。託魏收爲序。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姚察。有疑悉令刊定。姚察每製文筆。敕便索本上。陸印稱李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薛道衡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高構。而後出之。房彥謙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楊素令杜正元擬諸雜文筆十餘條。皆立成。乃其最著者也。蓋二字對言之。則別散言之。則通。如所謂文章手筆云爾。然亦有單稱筆者。樂廣傳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乃作二百語。述己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摯虞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顏延之傳子竣爲世祖造書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此筆誰所造。顏延之曰。竣筆。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以及成公綬、李彪、邢虬等。皆有雜筆行於世。此皆指無韻之筆耳。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如賈筆論孤憤。嚴詩讀幾篇。少陵句也。王筆活龍鳳。謝詩生芙蓉。飛卿句也。杜詩韓筆愁來讀。牧之句也。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時人目王縉王維語也。孟詩韓筆。時人目退之東野語也。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殷璠語也。蓋唐近六朝。猶沿其說。宋則以文與詩對。唐庚謂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徐度却歸編張邦基謂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墨莊漫錄宋白尙書玉津雜詩。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老學庵筆記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放翁所以誤筆爲文。而體例乃不復辨於後世與。

文筆考

三水 劉光釗
廩生

沈思翰藻之謂文。紀事直達之謂筆。其說昉於六朝。流衍於唐。而實則本於古。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爲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爲書也。以紀事爲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其後得文意者長於文。顏延之云。測得臣文是也。得筆意者長於筆。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是也。推之史籍。莫可枚舉。故昭明所選多文。唐宋八家多筆。韓柳歐蘇散行之筆。與衍灑瀚好古之士。靡然從之。論者迺薄選體爲衰。以散行爲古。既尊之爲古。且專名之爲文。故文筆不復分別矣。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賦話及其他一種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四四

彙

翁



3
4
2623